

目

書

周禮集說卷之四

吳興後學前谿陳友仁君復

編

春官宗伯

鄭氏曰象春所立之官 中義曰天覆地載也非四

時之和則不能生成萬物是故四時者所以左右天地

生成萬物正其性命者也乃立春官春者純陽之氣法

春為德贊乎天地者也 鄭氏曰鄭司農云宗伯主禮

之官宗尊也伯長也不言司者尊之也書堯典曰帝曰

咨四岳有能典朕三禮僉曰伯夷帝曰俞咨伯女作秩

宗宗官又主鬼神故國語曰使名姓之後能知四時之

生犧牲之物玉帛之類采服之宜彝器之量次主之度

屏攝之位壇場之所上下之神祇氏姓之所出而率奮
典者為之宗春秋禘于太廟躋僖公而傳曰夏父弗忌
為宗人然則唐虞歷三代以宗官典國之禮與其祭祀
漢之大常是也王王氏曰正月之吉五官皆布其象特
禮官無所布則禮無乎不用矣治非禮不制教非禮不
行政非禮不立刑無禮則淫事無禮則乱此禮所以不
言司先王之制有族則有祀有祀則有宗而宗則典祀
者也禮有五經莫重於祭宗伯掌天神人鬼地示之禮
則謂之宗於四時之官為長則謂之伯凡典禮者皆謂
之宗若也夫天地尊親也四時伯
仲也天官言冢春官言伯有尊者之

宗伯掌邦禮不獨是宗族一件事如何止以宗族名官
此盖有深意舉四海之廣是一家之積舉萬姓之繁是
一宗之積吾從其家其宗而治之辨其昭穆比其親疏
而公之百世而不迁而私之以五世則民生而心純家
立而分定孝弟之風不約自成此先王敦俗之要道也
此堯之所以始之睦九族而終之黎民於變時雍此所
以先之以宗也

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為民極乃立
春官宗伯使帥其屬而掌邦禮以佐王和邦國
鄭氏曰禮五禮吉凶軍賓嘉其別三十有六 疏曰以
和邦國者禮之用和為貴也 劉氏曰此所以法春而

佐王也 東萊曰禮官之長是為宗伯壇坎昭穆之等聘饗射鄉之節貫本末而等文質者所謂禮也神人之所以治上下之所以和者也一失其禮則僭亂誦妄而瀆乎神垂爭陵犯而悖乎人上下皆失其分安得而和乎成周合禮樂於一官和云者蓋亦包樂於其間矣後世禮樂廢壞所以治人者不過簿書期會之末至於祀典尤為不經間有一二僅存者不過使先王之文物不廢乎吾世而已所謂治神者漫不知其何語矣

禮官之屬大宗伯卿一人小宗伯中大夫二人肆師下大夫四人上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旅下士三十有二人府六人史十有二人胥十有二人徒

百有二十人

鬱人下士二人府二人史一人徒八人

無胥

鬯人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徒八人

無胥

鷄人下士一人史一人徒四人

無府胥

司尊彝下士二人府四人史二人胥一人徒二十人

司几筵下士二人府二人史一人徒八人

無胥

天府上士一人中士二人府四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典瑞中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胥一人徒十人

典命中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胥一人徒十人

司服中士二人府二人史一人胥一人徒十人

典祀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守祧奄八人女祧每廟二人奚四人 並奄女奚無負不計

大宗伯止守祧卿一大夫六士百府二十七史二十七

胥二十三徒二百五十八人

世婦每宮卿二人下大夫四人中士八人女府二人女史

二人奚十有六人 有女奚無府史胥徒

內宗凡內女之有爵者 婦官無負不計

外宗凡外女之有爵者 婦官無負不計

世婦卿十二大夫二十四士四十八女二十四奚九十

六人

冢人下大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十有二

徒百有二十人

墓大夫下大夫二人中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二十人

徒二百人

職喪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

人徒四十人

冢人止職喪大夫四士二十六府六史十二胥三十六

徒三百六十人

大司樂中大夫二人樂師下大夫四人上士八人下士十

有六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大胥中士四人小胥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徒四十人

無胥

大師下大夫二人小師上士四人瞽矇上瞽四十人中瞽

百人下瞽百有六十人眡矇三百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十

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瞽矇眡矇非命士不計

典同中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胥二人徒二十人三十六

磬師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四人史二人胥四人徒四十

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

鐘師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二人胥六人徒六十

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二人胥六人徒六十

笙師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胥一人徒十人

鐃師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三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

人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三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

誅師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舞者十有六人徒四十八

舞者非命士不計無胥

旄人下士四人舞者衆寡無數府二人史二人胥二人徒

二十人舞者無數不計

籥師中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簫章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一人史一人胥二人徒二十

人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一人史一人胥二人徒二十

鞀鞀氏下士四人府一人史一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典庸器下士四人府四人史二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司干下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無胥

大司樂止司平大夫八士百單四府三十四史四十胥
五十一徒六百十人

大卜下大夫二人卜師上士四人卜人中士八人下士十
有六人府二人史二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龜人中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工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有工

董氏下士二人史一人徒八人 無府胥

占人下士八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八人 無胥

簪人中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四人 無胥

占夢中士二人史二人徒四人 無府胥

眠禘中士二人史二人徒四人 無府胥

大卜下大夫二人史二人史四十六府六史十三工四胥八
人徒百單八人

大祝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小祝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
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喪祝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二人胥四
人徒四十人

甸祝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徒四人 無胥

詛祝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徒四人 無胥

司巫中士二人府十人史一人胥一人徒十人

男巫無數無數不計女巫無數無數不計其師中士四人府二人史

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四大祝止其師大夫三士五十二府九史十三胥十三徒
百三十八人

大史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小史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
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馮相氏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徒八人

保章氏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徒八人

內史中大夫一人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中士八人下士

十有六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外史上士四人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胥二人徒三十

人

御史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其史百有二十人府四人

胥四人徒四十人

大史止御史大夫五士百二十府十六史百四十四胥

十四徒百五十六人

巾車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府

四人史八人工百人胥五人徒五十人

典路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

人

車僕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

人

司常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胥四人徒四十

人

人中車止司常大夫二士四十六府十史十四工百胥十

后三徒百三木人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胥四人徒四十

都宗人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

十人無負不計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

家宗人如都宗人之數無負不計史四人徒八人

凡以神士者無數以其藝為之貴賤之等無數不計

人愚觀宗老止凡以神士者士十二人府四人史八

按春官德七十官除內外宗男女至神士執師族人

舞者無數及警隊既陳非命士不計外其合計者總

教如後大夫六十六大夫大夫六十六大夫大夫六十六大夫

士四百九十四人士士四百九十四人士士四百九十四人士

已上卿大夫士總五百六十人

府百八人 史二百六十三人 工百單四人

胥百五十八人

已上府史工胥徒總千八百四十四人

奄八人 女二十四人 奚百人

已上奄女奚總百五十八人

五官無府 一官無史 十五官無胥

二官有工 一官並無府史胥徒有奄女奚

右頂官 一官有女奚無府史胥徒

大宗伯卿一人小宗伯中大夫二人肆師下大夫四人

上士八人中士十有六下士三十有二人府六人史

周禮卷之四

十有二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

疏曰此大宗伯小宗伯肆師並別職上士已下即三職同有可謂別職同官者也大宗伯則總掌三十六禮之等小宗伯副貳大宗伯之事肆師主陳祭位之等亦是轉相副貳鄭氏曰肆猶陳也肆師佐宗伯陳列祭祀之位及牲器粢盛

大宗伯之職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示之禮以佐王建保邦國以吉禮事邦國之鬼神示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禋燎祀司中司命觀師兩師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嶽以貍沈祭山林川澤以醯辜祭四方百物以肆獻裸享先王以饋食享先王以祠春享先王以禴夏

享先王以嘗秋享先王以烝冬享先王示音祗禋音因烝音風禋音謹

音風禋音謹如字禋音謹

鄭氏曰建立也立天神人鬼地示之禮者謂祀之享之祭之禮吉禮是也王氏曰謂之建邦之天神人鬼地

示之禮則禮當自王出也唐氏曰虞書巡守修五禮臯陶謨言自我五禮至命官則曰有能典朕三禮蓋五

禮兼神人三禮則事神之禮也故宗伯先言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示之禮則所謂典三禮也次之以吉凶軍賓

嘉則五禮也成周蓋祖述舜命官之意五禮之制掌於宗伯而其教掌於司徒教萬民養國子五禮在六藝之

首又曰以五禮防萬民之偽而教之中則無一民之不

在於禮者夫子所謂齊之以禮者也 鄭氏曰保安也

疏曰上單言邦據王言也以佐王建保邦國則統侯國

言之矣 王氏曰封國則頒祀此之謂佐王建邦國也

祭則受福此之謂佐王保邦國也 註疏吉禮之別十

有二禮祀實柴槱燎此祀天神之三禮禮之言煙周人

尚臭煙氣之臭聞者 疏曰周語精意以享謂之禮 黃

也山林川澤四方百物有形象者也有象者以物之聲臭

降而與物接也無見其形也其升而與物接也無見其象

然則如之何致之無形也其不可薦之與物接也無見其象

達之以氣先王之於天神以誠意動之以精意接之不可

酒不茹葷腥滌濯以玉盥省牲鑊奉玉盥盥贊爵幣告時

言備告致其誠意先王所以使人誠其意者將以無致精

焉人之意相則交於物精則交於神蓋其理也

間帝之神用之焉古之先王精意與帝感通夢帝資

接於帝也精意以然致靜而後思道以及其親歟祭之日入

聲出而聽之然見乎其位周旋出入肅然必有聞乎其容

非它即吾之誠是已 伊川曰天與帝一也天言其體

帝言其主也 註疏實柴實牛柴上也星謂五緯辰謂

日月所會十二次槱積也詩曰芃芃棫樸新之槱之二

祀皆積柴實牲體焉司中司命文昌第五第六星風師

箕兩師畢也司中司命言槱燎於日月星辰言實牲於

昊天言禮祀則三祀互相備矣陽祀自煙起故於昊天

言之也血祭狸沈鬴辜祭地示之三禮也不言祭地此

禮記卷之四

九

社稷土穀之神有德者配食焉共工氏之子曰句龍食
於社有厲山氏之子曰柱食於稷湯廷之而祀棄五祀
者五官之神在四郊少昊氏之子曰重為句芒食於木
該為蓐收食於金脩及熙為玄冥食於水顓頊氏之子
曰黎為祝融后土食於火土朝於其神中霽其祀
其祀行司道陳氏曰周官錡天子亦止於五祀儀禮
雖士亦用五祀則五祀鄭氏曰五嶽東曰岱山南曰衡山
祀無尊卑隆殺之辨西曰華山北曰恒山中曰嵩高山祭山林曰埋川澤曰
沈南軒曰古者祭山川山川所以為靈者以其氣之
所蒸能出雲潤澤萬物故為之壇壝立之祝史設之牲
幣所以致禱祀之實而交孚乎隱顯之際誠之不可揜

如此後世固亦有山川之祠而人其形宇其地則其知
也久矣鄭氏曰醜牲胷也醜而磔之謂磔攘及蜡祭
王先生曰以社稷五祀為血祭則沈埋醜辜何以為非
血是血祭者取歆神之始耳胡仁仲曰成身莫大於
禮禮莫大於祭祭祀之禮所以立吾誠也鬼神之為物
非他即吾之誠是已王者繼天而為之子獨主萬化故
祭天於郊祭地於社祭名山大川五祀各於其方後世
禮學失傳論者不本於性命故秦禮八神以求仙人一
曰天二曰地三曰兵四曰陰五曰陽六曰月七曰日八
曰四時漢祠太一以求神仙方曰天神貴者太一太一
佐曰五帝是皆不知鬼神之形狀方士家妄作儒者不

取也及歷考儒者論祭天地之禮於天則有昊天上帝
有五方帝有感生帝夫土不可以二王而天可以有七
帝乎於地則或立方澤或立方丘或立北郊與天敵體
是猶家有一主也且子事父母父在為母齊衰期不敢
見其父者尊無二上故也王者父事天母事地而可崇
地以抗天乎是故夫獨制義于其家而家道正矣君獨
出令于其國而天下定矣天獨健而無息地道順承而
無成而太極立矣王者以父事天立誠而精一其德故
兆於南郊掃地而祭者昊天上帝而已天言其氣帝言
其性也社祭土所以神地道也名山大川者寶貨財用
之所出而四方之所依據也五祀者穀水火金木也人

所日用莫過五材不是之報而顧報行與門戶舉矣
重豈禮也哉禮之所貴貴其義也是故王者祭天以柴
燎牲使氣上達語其精神則謂之禋語其感格則謂之
類語其方兆則謂之郊指事異名其實一也 鄭氏曰
宗廟有六享肆獻裸饋食在四時之上則是禘也禘也
肆者進所解牲體謂薦熟時獻獻醴謂薦血腥也裸灌
以鬱鬯始獻尸求神時也祭必先灌然後薦腥薦熟於
禘逆言之者與下共文明六享俱然禘言肆獻裸禘言
饋食者著有黍稷互相備也 小傳曰此兩者正謂禘也
黍稷雖皆有禘饋之事恐其節文畧殊非禘禘也孔
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明禘禮以禘為
饋食此言祭之禮有四等宗廟祭有裸禘禮既裸而獻

有薦禮既薦而肆有薦熟禮既肆而饋有饋禮鄭氏以肆獻裸為禘以饋食為洽非也肆獻裸饋食四禮自禘祭皆然 王介甫曰春物生未有以享也其享也以

熟為主故春曰祠夏則陽盛矣其享也以樂為主故夏曰禴秋物成可嘗矣其享也嘗而已故秋曰嘗冬則物眾其享也烝衆物焉故冬曰烝 伊川曰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故冬至祭天而祖配之以冬至者氣至之始也萬物成形於帝而人成形於父故以春秋享帝而父配之以季秋者物成之時也 王先生曰按司尊彝春祠夏禴秋嘗冬烝皆用裸今以肆獻裸言者取其歆神之始也天神之祀以禋為歆神之始地示之祭以血為歆神之始人鬼之享以裸為歆神之始其實天神同於

禋地示同於血人鬼同於裸也

以凶禮哀邦國之憂以喪禮哀死亡以荒禮哀凶札以弔禮哀禍哉以禴禮哀圍敗以恤禮哀寇亂 禮戶外反

鄭氏曰凶禮之別有五哀謂救患分裁喪禮哀死亡謂親者服焉疏者含祔荒人物有害也曲禮曰歲凶年不登君膳不祭肺馬不食穀馳道不除祭事不縣大夫不食梁士飲酒不樂禍哉謂遭水火宋大水魯莊公使人弔焉曰天作淫雨害於衆盛若之何不弔比亦相弔之道也禴禮同盟者會合財貨以更其所喪行人云若國師役則令攝禴之也恤憂也鄰國相憂兵作於外為寇作於內為亂

以賓禮親邦國春見曰朝夏見曰宗秋見曰覲冬見曰遇
時見曰會殷見曰同時聘曰問殷覲曰視朝直遙反規它

鄭氏曰賓禮之別有八親者使之相親附王氏曰易

曰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 鄭氏曰朝覲宗遇會同者

此六禮以諸侯見王為文六服之內各以時分來或朝

春或宗夏或覲秋或遇冬名殊禮異更迭而徧朝猶朝

也欲其來之早宗尊也欲其尊王覲之言勤也欲其勤

王之事遇偶也欲其若不期而俱至雜說朝覲遇宗

之名以別一時耳其禮一也書曰六年五服一朝以二

者參之諸侯六年之內惟一朝耳來以春則曰朝以夏

則曰宗秋冬亦然初無四方之別猶漢春曰朝秋曰請

吳王不朝使人為秋請之禮也 劉氏曰賓禮者天子為

主而用是禮以待諸侯之來見也朝覲宗遇此王畿之外

諸侯每服分為四時遞來朝見於天子一歲而徧者侯服

也再歲而徧者甸服也三歲而徧者男服也四歲而徧者

采服也五歲而徧者衛服也六歲而周者要服也其朝見

疏數之制如此 鄭氏曰時見者言無常期諸侯有不順

服者王將有征討之事則既朝覲王為壇於國外合諸侯

而命事焉春秋傳曰有事而會是也殷猶衆也十二歲王

如不巡守則六服盡朝朝禮既畢王亦為壇合諸侯以命

政焉所命之政如王巡守殷見四方四時分來終歲則

徧 劉氏曰時聘曰問者謂非朝歲則遣卿以聘問於

天子也殷眺曰視謂殷同之歲不當朝者則遣卿以眺視於天子也

以軍禮同邦國大師之禮用衆也大均之禮恤衆也大田之禮簡衆也大役之禮任衆也大封之禮合衆也

鄭氏曰軍禮之別有五同謂威其不協僭差者三介甫曰用衆者用其命恤衆者恤其事簡衆者簡其能任衆者任其力合衆者合其志用其命而不知恤其事恤其事而不知簡其能簡其能而不知任其力任其力而不知合其志非所以爲軍禮軍禮以用其命爲主以合其志爲終王氏曰上下一心三軍同力以之冒矢石而不辭當鋒刃而不懼莫不有我行不來之死志而無

與子偕老之遠心此所以用其命也因地以令賦因

以起役地有肥磽而賦有輕重家有上下而役有多寡此所以恤其事也坐作進退不講則不知刺伐擒縱不習則不能春以教振旅夏以教芟舍秋以教治兵冬以教大閱此所以簡其能也大役則帥其民而至起徒役則無過家一人豐年則公旬用三日中年則公旬用二日無年則公旬用一日此所以任其力也正其畿疆而使地有定域平其土地而使民有常主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率皆同心而一德此所以合其志也

以嘉禮親萬民以飲食之禮親宗族兄弟以昏冠之禮親成男女以賓射之禮親故舊朋友以饗燕之禮親四方之

賓客以脤膾之禮親兄弟之國以賀慶之禮親異姓之國

冠古亂反
脤上忍反

鄭氏曰嘉禮之別有六嘉善也所以因人心之所善者而為之制親者使之相親人君有食宗族飲食之禮所以親之也文王世子曰族食世降一等大傳曰繫之以姓而弗別綴之以食而弗殊百世而婚姻不通者周道然也陳氏曰先王之於同姓有時燕焉有因祭而燕焉國語曰時燕不淫此時燕也詩曰諸宰君婦廢徹不遲諸父兄弟備言燕私坊記曰因其酒肉聚其宗族以教民睦此因祭而燕也其禮之詳雖不可考要之服皮弁服即於路寢宰夫為主異姓為賓王與族人燕於堂

后帥內宗之屬燕於房其物簪蒸所以合好也其食世降一等所以辨親疎也昭穆以序之所以明世次也夜飲以成之所以別異姓也若夫几席之位升降之儀脫屣而坐立監相禮羞庶羞以盡愛爵樂無筭以盡歡其大率蓋與諸侯燕禮不異諸侯燕族人與父兄齒雖王之尊蓋亦不以至尊廢至親也王介甫曰宗族兄弟飲食之而已致其愛故也四方賓客則有饗燕之禮致其敬故也疏曰婚姻之禮所以親男女冠笄之禮所以成男女鄭氏曰親親其情也劉氏曰成成其德也陳氏曰婚禮所以合二姓之好以繼萬世之後蓋天地之大義人事之終始也其禮有六納采問名納吉

納徵請期親迎也冠者禮之始事之重也古者尊重事
故筮日筮賓行之於廟冠之於阼醮之於客位祝之以
成德主之於伯仲見之於母母拜之見之於兄弟兄弟
拜之所以責之爲人子爲人弟爲人臣爲人少之禮爲
子而孝爲弟而悌爲臣而忠爲少而順然後可以爲人
可以爲人然後可以治人則冠禮又可不可不重歟 鄭氏
曰射禮雖王亦立賓主也王之故舊朋友爲世子時共
在學者天子亦有友諸侯之義武王誓曰我友邦冢君
是也司寇賤有議故議賓之辟 疏曰饗燕大行人賤
云上公三饗三燕侯伯再饗再燕子男一饗一燕
鄭氏曰賓客來朝聘者 王氏曰饗以訓恭儉燕以示

慈惠也 疏曰宗廟之肉曰膳社稷之肉曰脰成肅公
受脰于社不敬劉子曰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祀有執膳
戎有受脰神之節也今成子惰棄其命矣此其驗也
以脰膳賜兄弟之國兄弟有共先王者蓋同姓諸侯也
天王使石尚來歸脰是已至於二王後及異姓有大功
者得與二王同僖九年王使宰孔賜齊侯胙又宋皇武
子曰宋先代之後於周爲客天子有事膳焉 劉氏曰
王之宗親不止燕以飲之食以食之之禮而已於祀祭
享之行而受鬼神示之胙其爲福佑至厚不忍獨當之
也於是分賜脰膳均福兄弟俾共享之焉所以廣福祚
而嗣祖先也 疏曰大行人賀慶以贊諸侯之喜

鄭氏曰異姓王婚姻甥舅 王氏曰異姓之國不及同
姓之為厚此親疎之辨也 劉氏曰觀乎大雅小雅正
變之所存則周之所以興莫不由於五禮也周之所以
亡亦莫不由於五禮也邦國之根本安危之所係其有
大於是者乎是以聖人務德為之本而竭誠以踐其制
莫敢須臾忽乎其細者而况其大者乎

以九儀之命正邦國之位壹命受職再命受服三命受位
四命受器五命賜則六命賜官七命賜國八命作牧九命
作伯

鄭氏曰每命異儀貴賤之位乃正春秋傳曰名位不同
禮亦異數 薛氏圖云凡王之臣命數其三公八命加

命公卿六命加侯伯命大夫四命加子命上士三命加

庸中士再命加上士命下士一命加中士命諸侯之君命數

則上公九命加二伯命侯伯七命加州命牧子男五命加

命為王命諸侯之臣命數則上公之孤四命加內命諸侯命卿

三命加器命大夫再命加位命士一命加服命侯伯之

卿三命加器命大夫再命加位命士一命加服命子男

之卿再命加位命大夫一命加服命士不命加職命一

命受職者公侯伯之士子男之大夫王之下士皆一命

固已受職治事矣子男之士不命此則或加子男之士

為之夫未命之士加府掌官契以治藏史掌官書以資

治之類非無職也然其職非受於王皆官長所自辟除

受命於王則為正吏矣再命受服者王之中士公侯伯
之大夫子男之卿皆再命固已受服矣王之下士公侯
伯之士與子男之大夫皆一命此則或加為之受服玄
冕之服以司服云卿大夫同玄冕而知也受於君則不
自為也三命受位者公侯伯之卿固已受位矣此或加
公侯伯之大夫子男之卿王之中士為之夫再命已下
卑雖得聘於天子不得言位於王朝惟列國之卿始有
列位於王為王之臣也四命受器者公之孤已受器矣
公侯伯之卿皆三命則此或加公侯伯之卿為之器謂
祭器也惟四命始得有祭器禮運曰大夫具官祭器不
假非禮也則未四命已前雖得造祭器猶未具必假之

使足至四命始受器於公得具而用之五命賜則者或
加公之孤或加王之大夫出為縣內之諸侯故賜之八
則之治也六命賜官者或加子男入為王卿賜之官使
得自置其臣治家邑也七命賜國者或加王之卿或加
子男為侯伯以卿而為侯伯始有其國也以子男為侯
伯則加受其國也八命作牧者侯伯有功德者加命得
為州牧專征伐於諸侯也九命作伯者王之三公八命
是上公矣有功德則加一命為二伯得征五侯九伯公
羊曰自陝以東周公主之自陝以西召公主之是東西
二伯也王制曰制三公一命衮若有加則賜也不過九
命則諸侯之加命至九而止矣先王之時有定命之數

有加命之數定命之數與命掌之加命之數宗伯掌之加命非定命故謂之九儀之命而已一命之士積加命而至九則為都鄙之君五命之子男積加命而至九則為方伯諸臣進以為君諸侯進以為方伯九儀之命為之勸乎

以玉作六瑞以等邦國王執鎮圭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子執穀璧男執蒲璧信當為身字之誤

劉氏曰舜受堯禪執天下之大圭而陟帝位始受天下之朝則輯五瑞既月乃日觀四岳班瑞于羣后是玉作六瑞古有之矣鄭氏曰等猶齊等也王氏曰六瑞之制其形有圭之銳璧之圓以象天之體用其名有鎮

相信躬穀蒲以別君德之隆殺信躬之名則取諸身而象之也鎮桓穀蒲之名則取諸物而象之也鄭氏曰

鎮安也所以安四方鎮圭者蓋以四鎮之山為瑑飾其圭長尺有二寸王先生曰王晉大圭以朝日執冒圭

以朝諸侯至於鎮圭則所用廣矣小行人曰王執鎮圭是以朝諸侯為言也典瑞曰王執鎮圭是以朝日為言也又曰鎮圭以召以恤凶荒是以召守恤凶荒為言也鄭氏曰雙植謂之栝栝圭亦以栝為瑑飾疏曰宮室

在上須栝楹乃安天子在上須諸侯乃安身圭躬圭蓋皆以人形為瑑飾文有麤縟耳欲其慎行以保身鄭氏曰

信圭直躬圭屈以為人形誤矣侯視伯為尊尊者其道伸也伯視侯為卑卑者其道屈也雜說圭公

九寸侯伯七寸博三寸厚半寸剡上左右各寸半

鄭氏曰穀所以養人蒲所以安人二玉盖或以穀為琢飾或以蒲為琢飾璧皆徑五寸

劉氏曰璧有虛中所以

以受益也有循環所以勤道也治民之德未大成而不可以忘其進則其執璧宜矣王氏曰此公執相主而射人又謂三公執璧盖方其在朝而為三公則近於王而有所屈故執璧及其在外而為上則遠於王而有所伸非其不同勢有屈伸也

以禽作六摯以等諸臣孤執皮帛卿執羔大夫執鴈士執雉庶人執鷩工商執鷩鷩音木

鄭氏曰摯之言至也所執以自致王氏曰不言三公

三公執璧芸閣呂氏曰古者以禽為摯者執之以見

其所尊敬之物也人道之大貴賤長少賢不肖之分不

亂也賤當事貴少當事長不肖當事賢事之必有養摯

用禽者所以致其養故膳夫之職以摯見者受而膳之

司士掌擯士者膳其摯也孤摯皮帛諸侯摯圭璧孤與

諸侯臣之貴摯亦以禽則偏於下矣皮帛可制以衣裘

圭璧則寶貨因以比德焉所以異於諸侯而為等也婦

人無外事惟酒食是議供養舅姑者也故摯用榛栗脯

脩不用玉帛禽鳥天子無客禮無所用其摯唯告於鬼

神用鬯以為摯宗伯以禽作六摯以等諸臣虞書亦云

三帛二生一死贊此孤卿大夫士庶人之摯也羔鴈雉

鷺雖皆可膳之物然先王因之以寓其義也羔羊羣而不黨故卿執之委蛇委蛇退食自公羔羊之義也鴈飛翔有列往來有時故大夫執之陳力就列道合則從不合則去鴈之義也羔鴈以生者卿大夫以道去就不若士死以服事士執雉者耿介不回以死服事者也庶人執鷺者不能飛迁安其業也鄭氏曰鷄取守時而動東萊曰左傳公會晉師于瓦范獻子執羔中行文子趙簡子皆執鴈魯於是始尚羔在春秋號為周禮盡在魯然而卿大夫羔鴈之制尚且不知因見晉師卿與大夫執羔執鴈尊卑之別方知尚羔以見見當時之禮散在諸國不能備雖魯號秉禮且如此也夫魯之禮周公所

傳想其無所不備而卿大夫所執正是帝王巡守之禮三帛二生一死費在虞則有五載一巡守所修在周則有十二年巡守所修尊卑上下之分全在玉帛采章以別等差魯所以不辨羔鴈亦是周東遷後巡守之禮久不講故耳劉氏曰執其摯所以自致其德也誠其禮所以不愧乎摯也王先生曰六等之玉謂之瑞而六等之禽謂之摯曰瑞曰摯有用飾者有不用飾者有用尊者有不用尊者六瑞則有纁籍之飾皮帛則東帛而以虎豹之皮為飾羔鴈則以績布為飾自士執雉以下皆無飾矣以其尊卑不同故也五等諸侯有摯有享圭璧摯也玉幣享也按行人上云成六瑞下云合六幣圭

以馬璋以皮璧以帛琮以錦琥以綉璜以黼鄭氏謂五
等諸侯享天子用璧享后用琮其大各如其瑞皆以庭
實若馬以皮是已用圭璋者二王後也用琥璜者又子
男之朝於諸侯也自六摯以下則不用享矣以其六瑞
受而復之三帛二生一死受而不復故也

以玉作六器以禮天地四方以蒼璧禮天以黃琮禮地以
青圭禮東方以赤璋禮南方以白琥禮西方以玄璜禮北
方皆有牲幣各放其器之色

琮音宗反璋音章琥音
璜音黃放方性反

王氏曰有禮神之玉有祀神之玉以蒼璧禮天至玄璜
禮北方禮玉則始告神時薦於神坐若書所謂植璧是
也四圭有邸以祀天旅上帝兩圭有邸以祀地旅四望

則所謂祀玉若書所謂秉圭是也

劉氏曰王者純陽

之精氣而聖人之至寶也將禮於天地四方而無以歸
其誠乃以玉作六器既象天地四方之色又擬其形以
琢之而柴禋裡燎埋瘞之所以蒼其神之降饗也璧圓
中虛象天也 陳氏曰蒼璧禮天冬至之郊也冬至禮

天必以蒼璧何也蒼者春天之色圓鐘春律之管玉以

蒼璧而牲幣皆蒼以冬至者陽氣之始也 劉氏曰琮

方而八面象地也圭銳其首象出震而生物也 鄭氏

曰半圭曰璋 劉氏曰璋明也象物之相見半離也

璜氏曰琥以玉刻伏虎形 劉氏曰琥威也象秋氣之

肅物也 鄭氏曰半璧曰璜 劉氏曰璜黃也象物藏

於黃宮也 疏曰此禮天地以二至及迎氣於四郊禮
五帝也 劉氏曰玉作六器所以放神示之德也牲幣
又放其器之色欲因其類以答其饗也故能寔神示於
無形而收禮敬於色象而必受其福焉
以天產作陰德以中禮防之以地產作陽德以和樂防之
以禮樂合大地之化百物之產以事鬼神以諧萬民以致
百物

鄭氏曰天產者動物謂六牲之屬地產植物謂九穀之
屬陰德陰氣在人者陰氣虛純之則劣故食動物作之
使動過則傷性制中禮以節之陽德陽氣在人者陽氣
盈純之則躁故食植物作之使靜過則傷性制和樂以

節之禮濟虛樂損盈並行然後陰陽平情性和此所
合天地之化百物之產 黃氏曰動物天產也以作陰
德能內養其精矣不以外作之禮而防之則類為情所
流嘗至於過植物地產也以作陽德能外養其形矣不
以中出之樂而防之則類為形所踐嘗至於不及然則
天地之道百物之功未之至也有俟於先王焉先王之
於兩間以道成能以仁守位者也肉雖多不使勝食氣
則血氣之物不能致其滋味以亂天一之所生者非禮
勿視以去其亂色非禮勿動以去其淫志男女之別媒
而後合幣而後見祭則受爵坐則異位以禮合天之化
動物之產而防之故其所作不為淫邪以樂侑食動血

脉通精神使人淪清而聰聰心虛而氣和則尺寸之膚不能苟得安佚以昏其性焉堂有琴瑟車有鸞和樂章之節以趨以行玉珮之聲于左于右弦誦之聲舞蹈之容遣去滯思形見天性之真樂耳目口鼻四支百體皆由順正此以樂合地之化植物之產而防之故其所作不為倦怠夫樂由陽來者也以樂合天之化動物之產使陰德無淫邪與天地同節者也夫禮由陰作者也以禮合地之化植物之產使陽德無倦怠與天地同和者也

劉氏曰中庸曰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 王氏曰記曰樂者天地之和也禮者天地之序也和故百物皆化序故百物皆別夫惟禮樂之道能合天地之化

百物之產是故禮樂之功可以事鬼神諧萬民致百物

疏曰事鬼神所謂祖考來格諧萬民所謂庶尹允諧致

百物所謂百獸率舞者也愚謂此語極純

九祀大神享大鬼祭大示帥執事而卜日宿眡滌濯泣玉

鬯省牲鑊奉玉齋詔大號治其大禮詔相王之禮若王

不與祭祀則攝位九大祭祀王后不與則攝而薦豆邊徹

大賓客則攝而載果朝覲會同則為上相大喪亦如之王

哭諸侯亦如之王命諸侯則備國有大故則旅上帝及四望

王大封則先告皇天乃頒祀于邦國都家鄉邑省牲鑊皆同

鑊反尸郭反鑊音容與音預累讀為裸古

疏曰執事謂有事於祭者宿眡滌濯謂祭前一宿眡所

滌祭器也泣玉鬯天地有禮神之玉宗廟無禮神之玉
有鬱鬯始泣之祭又奉之也 劉氏曰牲鑊在廟門之

外所以享牲備熟獻兼省之焉 鄭氏曰玉盥玉敦盛

黍稷器之玉盥謂黍稷也大號六號之大者以詔大祝

為祝辭治猶簡習也豫簡習之大禮至祭當以詔相王

群臣禮為小禮 劉氏曰凡王所躬行者則相之 鄭

氏曰攝位王有故代行其禮事也 疏曰大祭祀宗廟

之祀也王后有故宗伯攝為之 鄭氏曰以薦徹豆邊

王后之事也載為也代王裸賓客以鬯君無酌臣之禮

言為者攝酌獻耳王不親為主拜送則王也 疏曰燕

禮大射諸侯禮皆使大夫為賓宰夫為主人是諸侯君

亦不酌臣 陳祥道曰此說非也謂攝后攝其事載果

裸也鄭氏曰相詔王禮也出接賓曰儋入詔禮曰相

疏曰上公之禮儋者五人侯伯四人子男三人卿為上

儋大宗伯是也若大朝覲則肆師為承儋四時來朝小

行人為承擯 鄭氏曰哭諸侯者謂薨於國為位而哭

之 胡康侯曰周制王哭諸侯則大宗伯為上相司服

為王制總麻宰夫掌邦之弔事戒令與其幣器財用是

王者所以懷諸侯也 鄭氏曰王命諸侯則儋王將出

命假祖廟立宸前南鄉儋者進當命者延之命使登內

史由王命以策命之降再拜稽首登受策以出此其略

也諸侯爵祿其臣則於祭焉 胡康侯曰凡封國大宗

伯儋司凡筵設黼扆內史作冊命是天子大權非諸侯
所得擅而行焉 鄭氏曰大故凶裁也 王氏曰旅者
合衆神而祭之也舉天之上帝地之四望則衆神皆合
祭之矣 疏曰大封出封諸侯也 王氏曰社土神也
后土配食於社者 劉氏曰王大封諸侯則先告大社
然後割其方之士白茅包而賜之俾立社於其國又隨
其命數頒之祀典有邦國都鄙鄉邑皆然 疏曰頒祀
頒其所當祀及其禮也蓋名位不同禮亦異數若諸侯
不得祭天地唯祭社稷宗廟五祀及祭境內名山大川
之屬是也 某氏曰都家王子弟及公卿大夫采地有
社稷五祀等祭鄉邑亦有祭禘祭社等祭 王氏曰祭

祀之禮皆揚等降命祀所頒先王尤以為重而不可忽
揚子曰節莫差於僭僭莫僭於祭典禮既廢三家以雍
徹季氏旅泰山孔子深病之然後知先王所防豈不為
至哉

小宗伯之職掌建國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廟兆五帝於四
郊四望四類亦如之兆山川丘陵墳衍各因其方

鄭氏曰此庫門內雉門外之左右也 王介甫曰右陰
也地道之所尊故右社稷左陽也人道之所鄉故左宗
廟位宗廟於人道之所鄉則不死其親之意 劉氏曰
國中神位右建社稷尊之也左建宗廟親之也 疏曰
若匠人則掌營造之耳 鄭氏曰兆為壇之營域 薛

氏曰兆之各因其方故青帝為壇於東白帝為壇於西
黑帝為壇於北赤帝為壇於南然五帝也而兆止於四
郊則土與火相生以相繼者也故同兆於南郊鄭氏
曰四望五岳四鎮四瀆也疏曰哀六年楚昭王曰三
代命祀祭不越望江漢睢漳楚之望也爾雅云梁山晉
望又尚書望於山川鄭氏曰四類日月星辰運行無
常以氣類為之位兆日於東郊兆月與風師於西郊兆
司中司命於南郊兆雨師於北郊疏曰兆日於東郊
以大明生於東也兆月於西郊以月生於西也風師亦
兆於西郊以五行土為風雖屬土秋氣之時萬物燥落
由風也兆司中司命於南郊以南郊是盛陽之方司中

司命是陽也兆雨師於北郊者雨是水宜在水位故也
王氏曰五岳四瀆在地而成形故祭謂之望日月星辰
司中司命在天而成象故祭謂之類鄭氏曰山川丘
陵墳衍各因其方順其所在也疏曰社稷宗廟國中
之神位也對下五帝四望以下為外神

掌五禮之禁令與其用等辨廟祧之昭穆辨吉凶之五服
車旗宮室之禁掌三族之別以辨親疏其正室宮謂之門
子掌其政令昭常暹反

王氏曰吉凶軍賓嘉之五禮大宗伯既掌之矣而小宗
伯又掌之夫禮別於五自然之等實存乎其間故其度
數等降之不同特輔其自然者以等之而已用等之不

同有尊卑焉於是辨其廟祧之昭穆有貴賤焉於是辨其衣服車旗宮室之等有親疏焉於是辨其三族之別所以辨尊卑貴賤親疏也 王先生曰毀廟曰祧 鄭氏曰自始祖之後父曰昭子曰穆 疏曰周以后稷為始祖特立廟不毀即從不窋以後為數不窋父為昭鞠子為穆自此以後皆父為昭子為穆至文王十四世稱穆武王稱昭 王氏曰自昔禹不先鯀湯不先契文王不先不窋蓋子雖齊聖不得先其父新鬼雖大不得先其故凡以昭穆所辨其序固如此也而魯乃至於躋僖公夏父弗忌為宗人不能有以辨之而已故君子以為逆祀 朱晦庵曰或問昭穆之昭世讀為昭今從本字何

也昭之為言明也以其南面而向明也其讀為韶先儒以為晉避諱而改之然禮書言亦有作昭字者則假借而通用耳曰其為向明何也曰此不可以空言曉也今且假設諸侯之廟以明之蓋周禮建國之神位左宗廟則五廟皆當在公宮之東南左其制則孫毓以為外為都宮大祖在比二昭二穆以次而南是也蓋大祖之廟始封之君居之昭之北廟二世之君居之穆之北廟三世之君居之昭之南廟四世之君居之穆之南廟五世之君居之廟皆南向各有門皆入室寢而墻宇四周焉大祖之廟百世不遷其餘四廟則六世之後每一易世而一遷其遷之也新主附于其班之南廟南廟之主遷於北

廟北廟親盡則遷其主于太廟之西夾室而謂之祧凡
廟主在本廟之室中皆東向及其祫于太廟之室中則
唯大祖東向自如而為最尊之位羣昭之入乎此者皆
列於北牖下而南向羣穆之入乎此者皆列於南牖下
而北向南向睹其向明故謂之昭北向者取其深遠故
謂之穆蓋羣廟之列則左為昭而右為穆祫祭之位則
北為昭南為穆也曰六世之後二世之主既祧則三世
之昭而為四世之穆五世之昭而為六世之穆乎曰不
然也昭常為昭穆常為穆禮學家之說有明文矣蓋二世
祧則四世遷昭之北廟六世祧則昭之南廟矣三世祧則
五世遷穆之北廟七世祧則穆之南廟矣昭者祧則穆者

不遷穆者祧則昭者不動此所以祧必以班口必以孫
而子孫之列亦以為序者武王謂文王為穆考成王稱
武王為昭考則自其始祧而已然而春秋傳以管蔡成
霍為文之昭邢晉應韓為武之穆則雖其既遠而猶不
易也豈其交錯彼此若是之紛紛哉曰廟之始立也二
世昭而三世穆四世昭而五世穆則固當以左為尊右
為卑矣今乃二世穆而四世昭五世穆而六世昭是則
右反為尊左反為卑也而可乎曰不然也宗廟之制但
以左右為昭穆而不以昭穆為尊卑故五廟同為都宮
則昭常在左穆常在右而外有以不失其序一世自為
一廟昭不見穆穆不見昭而內有以各全其尊必大祫

而會於一室然後序其尊卑之次則凡已毀未毀之主
又畢陳而無所易唯四時之祫不陳毀廟之主則高祖
有時而在穆其禮有考焉意或如此則高之上無昭而
特設位於祖之西禰之下無穆而特設位於魯之東也
歟曰然則毀廟云者何也曰春秋傳曰壞廟之道易猶
可也改塗可也說者以爲將納新主是有所加耳非盡
撤而悉去之也曰然則天子之廟其制若何曰唐之文
祖虞之神宗商之七世三宗其詳今不可考獨周制猶
有可言然而漢儒之記又已有不同矣謂后稷始封文
武受命而王故三廟不毀與親廟四而七者諸儒之說
也謂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文武爲宗不在數中

者劉歆之說也雖其數之不同然其位置遷次宜亦與
諸侯之廟無甚異者但如諸儒之說則武王初有天下
之時后稷爲太祖而組緝居昭之北廟大王居穆之北
廟王季居昭之南廟文王居穆之南廟猶爲五廟而已
至成王時則組緝桃王季遷而武王祔至康王時則大
王桃文王遷而成王祔至昭王時則王季桃武王遷而
康王祔自此以上亦皆且爲五廟而桃者藏于太祖之
廟至穆王時則文王親盡當桃而以有功當宗故別立
一廟於西北而謂之文世室於是成王遷昭王祔而爲
六廟矣至共王時則武王親盡當桃而亦以有功當宗
故別立廟於東北而謂之武世室於是康王遷穆王祔

而爲七廟矣自是以後則穆之祧者藏於文世室昭之祧者藏於武世室而不復藏於大廟矣如劉歆之說則周自武王克商即增立二廟於二昭二穆之上以祀高祖亞祖如前遠遷至于懿王而始立文世室於三穆之上至孝王時始立武世室於三昭之上此爲少不同耳曰然則諸儒與劉歆之說孰爲是曰前代說者多是劉歆愚亦意其或然也 陳氏曰存親立廟親親之至恩祖功宗德尊尊之大義古之人思其人而愛其樹尊其人則敬其位况朝乎法施於民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况祖宗乎於是禮以義起而商之三宗周之文武漢之孝文孝武唐之神堯文皇其廟皆在三昭三穆之外

歷世不毀此所謂不遷之廟非謂祧也鄭康成之說喪服小記言王者立四廟則謂周制七廟文武爲二祧親廟四而已則文武不遷之廟在七廟內是臆說也父昭子穆而有常數者禮也祖功宗德而無定法者義也故周於三昭三穆之外而有文武之廟魯於二昭二穆之外而有魯公之世室觀左傳稱襄王致文武胙於齊侯史記稱顯王致文武胙於秦孝公當是時文武固已遠矣當時襄王顯王猶且祀之則文武之廟不毀可知矣 劉歆曰禮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爲七七者其正法數可常也宗不在此數中宗變也苟有功德則宗之不可預爲設數

註疏祧遷祧所藏之廟周武爲二祧文王爲一祧

王第稱昭當敬武後穆之木主入文士祀昭之木禮書

主入武王祀者侯無二祀謂始封太祖廟為祀

曰以明察下故曰昭子以敬事上故曰宗廟有迭毀昭

穆則一成而不可易春秋傳云大王之昭王季之穆又

言文之昭武之穆此世序之昭穆不可易也周官家人

掌公墓之地先王之葬居中以昭穆為左右此葬位之

昭穆不可易也儀禮曰卒哭明日以其班祔男祔于皇

祖考女祔于皇祖妣婦祔于皇祖姑喪服小記士大夫

不得祔于諸侯祔于諸祖父之為士大夫者亡則中一

以上而祔祔必以其昭穆此祔位之昭穆不可易也司

士凡祭祀賜爵呼而進之祭統凡賜爵昭為一穆為一

昭與昭齒穆與穆齒此賜爵之昭穆不可易也大傳曰

合族以食序以昭穆此合食之昭穆不可易也生而賜

爵合食死而葬祔皆以世序而不可易則廟之昭穆可

知矣其制蓋祖廟居中而父昭在左子穆在右始死者

昭耶則毀昭廟始死者穆耶則毀穆廟昭與昭為列而

無嫌乎子加於父穆與穆為列而無嫌乎父屈於子猶

之賜爵也子與祖齒而無嫌乎卑者先父與孫齒而無

嫌乎尊者後猶之立尸也子無嫌乎南面而坐父無嫌

乎北面而事之昭穆之不互易不足怪也鄭氏曰五

服王及公卿大夫士之服疏曰車旗宮室之禁若典

命去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以九以七以五為節言

禁者五服及車旗宮室皆不得上僭下僭劉氏曰三

族父族已族子族也以父親祖以子親孫以三爲五之謂也以祖親曾高祖以孫親曾元孫以五爲九之謂也上殺下殺旁殺而親疎之義盡矣 陳氏曰堯典詩序皆言九族而周禮儀禮禮記特言三族三族父子孫也九族高祖至玄孫也三族舉其本九族極其末舉三族則九族見矣 王氏曰親親之序自三至九而特言其三則由隆以爲殺篤近以舉遠正所以辨親疎也 鄭氏曰門子嫡子將代父當門者 王先生曰春秋有公族餘子公行以親疎爲言也詩有公子公族公姓以父遠爲言也此言門子者以嫡子爲言也古人重立嫡天子曰太子諸侯曰世子皆以嫡立也三族之嫡亦皆有

嫡子在曲禮則曰孤子當室名其嫡也在文王世子則曰正室守大廟是以正室名其嫡也此曰其正室皆謂之門子則其重嫡之意深矣 劉氏曰掌其政令所以辨嫡庶定繼襲也

毛六牲辨其名物而頒之于五官使共奉之辨六盥之名物與其用使六宮之人共奉之辨六彝之名物以待果將辨六尊之名物以待祭祀賓客掌衣服車旗宮室之賞賜掌四時祭祀之序事與其禮若國大貞則奉玉帛以詔號

盥讀爲染果讀爲裸

註疏毛擇毛也司徒主牛宗伯主鷄司馬主馬及羊司寇主犬司空主豕大宰贊王牲事不奉牲故云五官也

六粢六穀也。黍稷稻粱麥菽六宮之人若世婦職云。女宮之宿戒者也。王氏曰：祭祀之事莫重於犧牲，粢盛牲夫產也，屬乎陽；粢地產也，屬乎陰。故王牽牲后薦玉盥牲必共奉於五官者，以五官所以續王之事而終之以成外治者；粢必共奉於六宮者，以六宮之人所以續后之事而終之以成內治者也。劉氏曰：六尊六彝司尊，彝四時所用不同，故辨之。鄭氏曰：待者有事則給之，裸言將者將送也，謂以圭璋酌之送與尸及賓。疏曰：司尊彝唯為祭祀，陳六尊不見為賓客，陳六尊此兼言賓客則在廟饗食時，陳六尊亦依祭禮。王介甫曰：尊彝皆以待祭祀賓客於彝言裸將於尊言祭祀賓客相

備而已。言彝裸將則尊酌獻可知也。鄭氏曰：衣服車旗宮室王以賞賜有功者，書曰：車服以庸，祭事之序事。卜日省牲視滌濯饗饔之事，次序之時。王氏曰：此謂天神人鬼地示之祭祀四時有之也。鄭氏曰：大貞若卜立君卜大封也。王氏曰：大貞以事之大者而卜以貞之貞以問問以知吉凶，故易曰：吉凶以貞勝者也。洛誥亦曰：我二人共貞，大卜曰：我二人共貞，奉玉帛以卜而禮神也。鄭氏曰：號神號幣號也。大祭祀省牲，眡滌濯祭之日，逆盥省鑊告時于王，告備于王。凡祭祀賓客以時將瓚果，詔相祭祀之小禮。凡大禮佐大宗伯，賜卿大夫士爵，則儼小祭祀掌事，如大宗伯之禮。

大賓客受其將幣之齋才但反齋子

疏曰此省牲眡滌濯省鑊皆佐大宗伯也 王氏曰省

牲以省充人之所繫逆齋以逆饋人之所共省鑊以眡

亨人之所亨 疏曰大宗伯泣玉盥小宗伯迎之是相

佐也其告時告備是其專職耳 鄭氏曰時薦陳之晚

早備饌具也將送也猶奉也祭祀以時奉而授王賓客

以時奉而授宗伯天子圭瓚諸侯璋瓚 王氏曰詔相

祭祀之小禮者以大禮大宗伯詔相之也故大禮則佐

大宗伯而已 鄭氏曰賜猶命也儋之如諸侯之儀

疏曰諸侯尊故大宗伯儋卿大夫卑故小宗伯儋之

王氏曰諸侯雖卑如子男猶儋以大宗伯以子男雖卑

君道也故隆之以致其伸諸臣之尊雖如孤卿猶儋以

小宗伯以孤卿雖尊臣道也故殺之以致其屈 疏曰

大賓客受將幣之齋者諸侯來朝覲禮畢於廟貢國所

有行三享之禮諸侯以玉幣致享既訖其庭實之物則

小宗伯受之 鄭氏曰齋所齋來貢獻之物

若大師則帥有司而立軍社奉主車若軍將有事則與祭

有司將事于四望若大甸則帥有司而饁獸于郊遂頒禽

大裁及執事禱祠于上下神示王崩大肆以拒鬯泚及執

事泣大斂小斂帥異族而佐縣衰冠之式于路門之外及

執事眡葬獻器遂哭之卜葬兆甫窆亦如之既葬詔相喪祀

之禮成葬而祭墓為位九王之會同軍旅甸役之禱祠肆儀

為位國有禍裁則亦如之九天地之大裁類社稷宗廟則

與音預旬讀曰田盭于輒反泚亡婢反欵力艷反縣音玄衰七番反窻鄭大夫讀為穿杜子春讀為毳肆以志反

鄭氏曰若大師則帥有司而立軍社有司大祝也王出

師必先有事於社及遷廟而以其主行社主曰軍社遷

主曰社春秋傳曰軍行祓社釁鼓祝奉以從魯子問曰

天子巡守以遷廟主行載于齋車言必有尊也書曰用

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社主用石為之奉謂將行也

軍將有事將與敵合戰也與祭有司則大祝之屬蓋司

馬之官實典焉 王氏曰先王雖以至仁伐至不仁然

君子臨事而懼故有事於祭焉 鄭氏曰若大甸則帥

有司而饁獸于郊郊有群神之兆頒禽謂以予群臣詩

傳曰禽雖多擇取三十焉其餘以予大夫士以習射于

澤宮而分之 王氏曰求福曰禱報祭曰祠先王靡神

不舉者要與民同患而已 鄭氏曰及執事禱祠則大

祝男女巫也王崩大肆始陳尸伸之也 疏曰以拒營

泚浴尸使香也 鄭氏曰及執事泚大欵小欵執事大

祝之屬也泚臨也謂欵者蓋事官之屬為之喪大記曰小

欵衣十九稱君大夫士一也大欵君百稱大夫五十稱

士三十稱異族佐欵疏者可以相助也縣衰冠之式制

色宜齊同也及執事視葬獻器執事梓匠之屬至將葬

獻明器之材又獻素獻成皆於殯門外王不親哭有官

代之小宗伯是也註疏卜葬兆將葬先卜墓之塋兆也兆墓塋域也窆葬穿墳也甫始也皆如上哭之鄭氏曰既葬詔相喪祭之禮喪祭虞祔也檀弓曰葬日虞弗忍一日離也是日也以虞易奠卒哭曰成事是日也以吉祭易喪祭明日祔于祖父成葬丘已封也天子之家蓋不一日而畢位壇位也先祖形體託於此地祀其神以安之也王之禱祠肆儀為位者肆習也小宗伯主其位也國之禍哉有所禱祠亦如之也類社稷宗廟者禱祈禮輕類者依其正禮而行之也亦小宗伯為位焉疏曰小禮羣臣攝而為之小宗伯專掌其事其法如大宗伯之儀但非王親行則為小禮

肆師之職掌立國祀之禮以佐大宗伯立大祀用玉帛牲牲立次祀用牲幣立小祀用牲以歲時序其祭祀及其祈珥大祭祀展犧牲繫于牢頒于職人凡祭祀之卜日宿為期詔相其禮眡滌濯亦如之祭之日表齋盛告絜展器陳告備及果絜鬻相治小禮誅其怠慢者掌兆中廟中之禁令凡祭祀禮成則告事畢牲音全故書祈為幾杜云幾當為禩音巨依反珥當為岬而志反職讀為機之代反果古亂反鬻音煮相悉亮反下相其禮同

劉氏曰天神地示人鬼皆國祀也即其祀中皆有三等之差故以玉帛牲牲明其大小則祀典立矣鄭氏曰大祀天地宗廟次祀日月星辰社稷五祀五岳小祀司中司命風師雨師山川百物也疏曰肆師陳大小祀

用玉帛牲牲等此所以佐宗伯之吉禮也 又曰上三

祀據大小言也然各當其時以祭之以時序為先後之

序不必先大後小也 鄭氏曰禴與者釁禮之事雜記

曰成廟則釁之雍人舉羊升屋自中中屋南面封羊血

流于前及降門夾室皆用鷄其血皆於屋下門當門夾

室中室然則禴謂羊血也小子 曰掌珥于社稷祈于五

祀是也亦謂其宮兆始成時也春秋邾人執鄆子用之

傳曰用之者何叩其鼻以血社也社謂六祈社 王

氏曰牲之純者謂之牲牲之全者謂之犧春秋魯郊牛

口傷周景王雄鷄自斷其尾則不可謂之犧矣 疏曰

肆師於大祭祀牧人共牲時省閱其牲看完否及色堪

為祭牲乃繫于牢頒付于楫人也 鄭氏曰楫可以繫

者此楫人謂充人及監門人 疏曰凡祭祀卜日宿為期

者是卜祭之前夕與卜者及諸執事以明旦為期也肆師

詔告相助其卜之威儀及齊戒之禮也祗滌濯則祭前之

夕也亦詔相其禮焉 鄭氏曰粢六穀也在器曰盛 疏

曰當祭日具其黍稷等盛於簠簋又以徽識表其名又告

潔淨也展器告陳備者祭日陳列祭器實之既訖則又展

命省視之而告備具 劉氏曰展器而陳之告備用于小宗伯

大疏曰及裸築鬻者築鬱金草煑之以和秬鬯之酒沛以裸

神也 王氏曰相治小禮禮之小者在所相而治之王氏

曰執事之人有惰慢懈怠者則誅責之 鄭氏曰兆壇墜域

王氏曰宗伯兆五帝及四望王四類也廟七廟以遷廟也

劉氏曰兆中廟中執事者衆必教之行事致用故有禁令焉

大賓客泣筵几築鬻替果將大朝覲佐備共設匪壘之禮饗

食授祭與祝侯禳于置及郊大喪大禫以鬯則築鬻令外內

命婦序哭禁外內命男女之哀不中瀆者且授之杖凡師甸

用牲于社宗則爲位類造上帝封于大神祭于山川亦如

之凡師不功則助牽主車凡四時之大甸獵及表貉則爲位

籩於饋馭懷七雷反中後皆同

疏曰大賓客泣筵几司筵几設之肆師臨之築鬻築鬻

金煮之和鬯酒也鄭氏曰替果將酌鬻鬯授大宗伯

載裸王氏曰築鬻替果將者見大賓爲大祭皆主於

敬故其裸賁也猶裸其神焉鄭氏曰大朝覲佐備爲

承償也王氏曰匪以實幣也鬻以實醢醢也其物其

事掌客邊人共之也其所設之禮則肆師共之鄭氏

曰設於賓客之館也公食大夫禮曰若不親食使大夫

以侑幣致之曰王氏曰饗以酒飲賓食以食食賓也授

祭授賓以祭記曰祭食祭所先進又曰殺之序徧祭之

謂士祭也王祭則膳夫授之賓祭則肆師授之疏曰

侯者候迎善祥禳者禳去妖氣王氏曰國事之有侯

有禳遠或至于五百里之置近或至于百里之郊小祝

實主其事而肆師與之偕行焉鄭氏曰大喪大禫以

鬯築香草煮以爲鬯以浴尸也香草鬱也序哭使相次

序也外命男六鄉以出也內命男朝廷卿大夫士也其妻並為外命女內命女王之三夫人以下不中法遠并數與裁制者 王氏曰授杖王喪杖竹后喪杖桐也 鄭氏曰社軍社也宗遷主也 疏曰皆肆師主其位也 王介甫曰類造皆祭名 鄭氏曰類禮依郊祀而為之 封謂壇也大神社及方岳也 王介甫曰祭兵于山川若武成告所過名山大川 鄭氏曰助助大司馬也師無功肆師助牽之恐為敵所得 疏曰主車者主中有二社石主迂廟木主也 鄭氏曰貉師祭也於所立表之處為祭 陳氏曰表貉之祭其神蚩尤也黃帝與蚩尤戰于阪泉軍法之興始於此也故後世祭之詩云是類是禡記曰禡於所征之地禡與貉一也貉之祭蓋使有司為之而立表於陳前肆師為位甸祝掌祝号既事然後誓眾而師田焉古者將卜則祭先卜將用馬則祭馬祖將用火則祭燧然則將師田而禡祭者不特為禱而已

嘗之口泣卜來歲之芟猶之日泣卜來歲之戒社之日泣卜來歲之稼若園有大故則令國人祭歲時之祭祀亦如之凡卿大夫之喪相其禮凡國之大事治其禮儀以佐宗伯凡國之小事治其禮儀而掌其事如宗伯之禮反色也 疏反

註疏秋祭曰嘗嘗者嘗新穀此芟之功也又卜問來歲

宜焚否艾草除田也秋田爲獮始習兵戒不虞也卜者
問後歲兵寇之備以兵寇之事來否不可億度當豫戒
備之也社祭土也上文嘗獮是秋則此亦是秋祭報社
之日也卜者問後歲稼所宜王氏曰夫於得也而不
忘失於安也而不忘危先王與民同吉凶之患而爲之
卜焉欲豫知其吉凶而防之也雜記肆師之灋卜來歲
天府之貞來歲之媿惡預卜何也欲先事而備也春秋
時鄭石爨言於子囊曰先王卜征五年而歲習其祥祥
習則行不習則增修德而改卜是卜不吉則修德而預
戒也鄭氏曰夫故水旱凶荒也所令祭者社及禘醜
雩也歲時之祭祀月令仲春命民社此其一隅王氏

曰歲時祭祀常禮也國有大故而祭非常禮也然皆待
上令而後祭焉則其祀事有節矣記曰禮有其舉之莫
敢廢也有其廢之莫敢舉也謂此矣王先生曰大宗
伯國有大故則旅上帝及四望小宗伯凡天地之大裁
類社稷宗廟則爲位肆帥國有大故則令國人祭其祀
大小不同而所掌之官異焉鄭氏曰相其禮相其適
子也王氏曰大事則從其長故以佐宗伯小事則專
達故如宗伯之禮

鬱入於物反

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徒八人

註疏鬱金香草宜以和鬯鬯人所掌鬯是秬米爲酒不

和鬱者若祭宗廟及裸賓客則鬯人以鬯酒入鬱人鬱
人煮鬱金草以和之謂之鬱鬯也凡序官不以官尊為
先後直以緩急急者為先鬱人為首者祭祀先灌灌用
鬱也 楊龜山曰祭以精意為主灌用鬱鬯貴氣臭而
已故祭有三重而獻之屬莫重於灌以精意亦在於此
也 陳氏曰獻莫重於灌灌以求神祀禮之所先也天
地雖無灌然大宗伯云涖玉鬯表記曰拒鬯以事上帝
則天地亦有拒鬯至於社稷山川四方等外神皆用拒
鬯曾人所云是也特不用鬱耳鬱鬯求諸陰特用之於
宗廟耳

掌裸器凡祭祀賓客之裸事和鬱鬯以實彘而陳之凡裸

濯之陳之以贊裸事詔裸將之儀與其節凡裸事沃盥大
喪之泚共其肆器及葬共其裸器遂狸之大祭祀與皇人
受舉罍之卒爵而飲之

狸土皆及單古雅反
受福之擬聲之誤也

鄭氏曰裸器謂彝及舟與瓚也 王氏曰祭祀唯宗廟

用裸蓋人之死也鬼氣歸于天故煇蕭以求諸陽以臭
求之也體鬼降于地故裸鬯以求諸陰以味求之也賓
客亦用裸則先王之敬賓猶敬神也鬱人以所煮之鬱
金草以和拒鬯拒實於六彝而陳列之裸玉玉用圭瓚
后用璋瓚郊特牲云灌以圭璋用玉氣也濯之以致潔
陳之以備用又因以贊其事焉詔其儀奉王送裸之威
儀節時之早晚也凡裸事者王及詹宗伯之行裸事皆

鬱人沃水以盥手及洗瓚所以致潔敬其事也 鄭氏
曰大喪肆器陳尸之器也喪大記曰君設大槃造冰焉
葬之裸器遺奠之彝與瓚也埋之於祖廟階間明奠終
於此 疏曰大祭祀云受嘏祭宗廟耳 鄭氏曰王酌
尸尸嘏王此其卒爵也少牢饋食禮主人受嘏尸懷之
卒爵執爵以與出宰夫以遷受齋黍主人嘗之乃還獻
祝此鬱人受王之卒爵亦王出房時也必與量人者鬱
人贊裸尸量人制從獻之脯脯事相成 疏曰先裸後
獻故也
鬱人勑亮反
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徒八人

鄭氏曰鬯釀秬為酒芬香條暢於上下也秬如黑黍
秬二米

掌其秬鬯而飾之凡祭祀社壝用大罍祭門用瓢齋廟用
脩凡山川四方用蜃凡裸事用概凡福事用散大喪之大
罍設斗共其鬯鬯凡王之齊事共其秬鬯凡王弔臨共介
鬯壝維矣反罍音雷齋讀為齊在訖反脩讀曰白羊九反
裸當為埋字之誤也概古愛反福乎逼反散素旱反介
音界

鄭氏曰秬鬯不和鬱者飾之謂設巾 王氏曰夫秬一
秬二米天地至和之氣所生名曰鬯以言和氣之條暢
也鬯人共秬鬯又以巾飾之幕人以畫巾布幕六彝是
也然則裸之事必以鬱和鬯者蓋鬱香草也以明其德

之馨香也其色則黃以明德之中而著乎外也拒取天
 地至和之氣所生以明德之和而達乎外也先王所以
 承祭祀而交神明者其德如此內有以致其德外有以
 設飾而致其美神其有不享乎 鄭氏曰社壇委土為
 壇所以祭也大壘瓦壘也祭營都所祭也門天子祭七
 祀有國門也春秋傳曰日月星辰之神則風雨霜露之
 不時於是乎祭之山川之神則水旱癘疾之不時於是
 乎祭之魯莊公二十五年秋大水鼓用牲于門瓢齊者
 取其瓢割去祇以齊為尊脩蜃概散皆漆尊也脩讀曰
 白白中尊也謂獻象之屬中尊者彛為上壘為下曰甌
 脩則增飾之以彩色廟享 蜃畫為蜃形概尊以朱帶落
 人鬼人道尚文故用脩

脩則增飾之以彩色廟享 蜃畫為蜃形概尊以朱帶落

脩則增飾之以彩色廟享 蜃畫為蜃形概尊以朱帶落

脩則增飾之以彩色廟享 蜃畫為蜃形概尊以朱帶落

脩則增飾之以彩色廟享 蜃畫為蜃形概尊以朱帶落

脩則增飾之以彩色廟享 蜃畫為蜃形概尊以朱帶落

脩則增飾之以彩色廟享 蜃畫為蜃形概尊以朱帶落

脩則增飾之以彩色廟享 蜃畫為蜃形概尊以朱帶落

脩則增飾之以彩色廟享 蜃畫為蜃形概尊以朱帶落

脩則增飾之以彩色廟享 蜃畫為蜃形概尊以朱帶落

脩則增飾之以彩色廟享 蜃畫為蜃形概尊以朱帶落

脩則增飾之以彩色廟享 蜃畫為蜃形概尊以朱帶落

脩則增飾之以彩色廟享 蜃畫為蜃形概尊以朱帶落

神明而外又資於物之潔淨馨香者以助其氣體之養
此內外所以兩備焉 鄭氏曰曲禮曰凡摯天子鬯王
至尊介為執致之以禮於鬼神與曲禮曰臨諸侯畛於
鬼神曰有天王某甫此王適四方舍諸侯祖廟祝告其
神之辭命於是進鬯而疏曰介副也王弼臨諸臣則有
副使同行 陳氏曰天子無客禮於天下而有摯禮於
鬼神天子以鬯為摯共介鬯則以介致之而已觀天子
宗廟之灌以圭瓚巡守之灌以璋瓚則摯鬯之禮蓋圭
璋也天子之摯不特鬯耳其執鎮圭以朝日猶諸侯執
圭璧以朝君皆摯瑞也 王氏曰祭禮鬱人所和鬯乃
用以裸鬯人所共和鬱者用之以陳而已鬱

之有和鬯亦猶五齊三酒之有玄酒也亦反本復古不
忘其初之意歟

雞人

下士一人史一人徒四人

疏曰宗伯主雞牲也

掌共雞牲辨其物大祭祀夜嘒旦以嘒百官凡國之大賓
客會同軍旅喪紀亦如之凡國事為期則告之時凡祭祀
面饗鬯共其雞牲

燔如羊反 燔七弔反

劉氏曰雞牲為物至微而設官者尊祭祀必預畜養之
也 鄭氏曰物謂毛色也辨之者陽祀用騂陰祀用黝
也夜嘒日夜漏未盡雞鳴時也呼旦以警起百官使夙

與 王氏曰凡國事使鷄人告之時若庭燎箴宣王曰
夜如何其夜未央東方未明刺朝廷興居無節皆失是
矣 劉氏曰呼旦告時以其養雞知時也 鄭氏曰鄭
司農云面襍四面襍也 王氏曰古者候襍于曷郊於
四方皆有襍焉 鄭氏曰曷曷廟之屬廟以羊門夾室
皆用雞

司尊彝

下士二人府四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陳氏曰尊之為言尊也彝之為言常也尊用以獻上及
於天地彝用以裸施於宗廟而已故尊於祭器獨名尊
彝於常器均名彝籍談曰有勲而不廢撫之以彝器臧

武仲曰大伐小取其所得以作彝器則彝之為常可知
矣先儒謂尊實五升彝實三升此雖無所經見然彝裸
而已其實少尊則獻酬酢焉其實多此尊所以大於彝
歟

掌六尊六彝之位詔其酌辨其用與其實春祠夏禴裸用
雞彝鳥彝皆有舟其朝踐用兩獻尊其再獻用兩象尊皆
有壘諸臣之所昨也秋嘗冬烝裸用罍彝黃彝皆有舟其
朝獻用兩著尊其饋獻用兩壺尊皆有壘諸臣之所昨也
凡四時之間祀追享朝享裸用虎彝雉彝皆有舟其朝踐
用兩大尊其再獻用兩山尊皆有壘諸臣之所昨也凡六
彝六尊之酌鬱齊獻酌醴齊縮酌盞齊流酌凡酒脩酌大

喪存奠彝大旅亦如之獻尊讀為儀素何反昨讀為酢直

遙反雖讀為蛇虺之虺又音誅大音泰蓋鳥浪反獻酌

素何反讀為摩莎之莎字之誤也故書齊為齋鄭司農

云齊讀為齊和之齊况舒銳反脩讀為滌濯之滌直暨反

王氏曰尊彝所陳之位不同禮運言玄酒在室醴醑在

戶粢醑在堂澄酒在下若此者所陳之位也詔其酌王及

后與諸臣所酌為裸獻者不同也辨其用四時祭祀所用

不同也辨其實則鬱鬯以實彝齊酒以實尊也疏曰祠

禴烝嘗間祀六者皆據宗廟之祭王氏曰宗廟之祭其分

於四時者春祀夏禴秋嘗冬烝是也其在於四時之間者

則有追享朝享鄭氏曰追享追祭遷廟之主以事有所

請禱也朝享朝受政於廟春秋傳曰閏月不告朔猶朝於

廟自氏曰此謂禘始也禘及祖所自出故謂之追自

冬有禘此非四時之常祀故曰間祀也薛氏圖云宗廟有九獻之節一獻

王裸二獻后裸三獻薦腥朝踐節四獻后亞獻五獻薦

熟饋食節六獻后亞獻七獻王酌尸八獻后酌尸九獻

諸臣酌尸也祭之日王服衮冕入而立於阼后則副楹

從王而入尸服衮冕在后之後而自入王不迎尸所以

別嫌也尸入室乃作樂降神周人之祭以裸為始於是

王以圭瓚酌鬱鬯以獻尸亦以祭之啐之奠之是為裸

地之一獻也王既裸后次王以璋瓚酌鬱鬯以獻尸尸

亦如之啐之奠之此謂裸地之二獻也郊特牲曰周人

尚臭灌用鬯臭鬱合鬱合鬯臭陰達於淵泉灌以圭璋

用玉氣也既灌然後迎牲致陰氣也三裸後后及王皆迎牲于門親牽而至庭乃執鸞刀取血以告殺取毛以告純遂殺牲以行朝踐之事於是尸出於室坐尸西南面王則北面而事之祝乃取胙脰燎于炉炭入而詔神於室又出以墮王前王洗肝於鬱鬯而燔之以制於主前謂之制祭乃升首於室薦腥於尸前王以玉爵酌醴齊以獻尸是三獻也王既獻醴齊後后於是薦朝事之豆邊次后又以玉爵酌醴齊以獻尸此四獻也薦幣告於室之後更延尸坐於室乃薦熟設於主前祝乃以學酌奠奠於饌南然後取黍稷煖蕭合糴芻燎于炉炭乃迎尸入室內舉此奠罍將祭王乃拜安尸尸祭之啐之

奠之王乃以玉爵酌盞齊以獻尸是爲饋獻此五獻也王既獻盞齊後后於是薦饋食之豆邊次后又以玉爵酌盞齊以獻尸此六獻也自饋食後尸始有飲食之禮尸食訖王以玉罍因酌朝踐之醴齊以酌尸爲七獻故鄭云變朝踐云朝獻者尊相因也謂此朝獻因朝踐之尊也尸酌酢主人主人受酢王乃以獻諸侯此七獻禮也王酌尸後后乃薦加事之豆邊次后又以玉爵酌饋食之盞齊以獻謂之再獻亦尊相因也謂后酌尸因饋獻之尊也尸酢后王乃以玉爵獻御也后未酌尸以前皆不用玉爵惟用於王酌尸后亞獻之始此八獻之禮也諸侯爲賓客者於后酌尸後又次后以玉爵酌盞齊

獻尸以備卒食三獻此為九獻及尸酢賓長即用罍尊
三酒以自酢焉以上九獻謂之正獻九獻後乃行加爵
為旅酬之禮 鄭氏曰諸臣之所酢諸臣獻者酌罍以
自酢不敢與王之神靈共尊也 疏曰酢者主人主婦
賓長獻尸皆有酢王酌尸因朝踐之尊醴齊尸酢王還
用醴齊后酌尸用饋獻之尊盞齊尸酢后還用盞齊以
王與后尊得與神靈共尊今賓長臣卑酌尸雖得與后
同用盞及尸酢賓長即用罍尊三酒之中清酒以自酢
又曰彝與齊尊各用二者鬱鬯與齊皆配以明水也若
三酒配以玄酒故禮記郊特牲云祭齊加明水三酒加
玄酒 鄭氏曰雞彝鳥彝謂刻而畫之以為雞鳳凰之

形也鄭司農云舟尊下臺若今時承槃 王氏曰彝皆
有舟為酒戒也蓋舟能載物所受過量則有沉溺之禍
阮氏曰犧尊於尊上畫牛也象尊畫象也 鄭氏曰犧
尊周尊也春秋傳曰犧象不出門 陳氏曰詩云犧尊
將將 鄭氏曰罍臣之所飲也詩曰鉶之罄矣維罍之
耻罍彝畫禾稼也黃彝黃目尊也郊特牲曰黃目者鬱
氣之上尊也黃者中也目者氣之清明者也言酌於中
而清明於外明堂位曰夏后氏以雉尊殷以斝周以黃
目著尊著地無足明堂位曰著殷尊也壺者以壺為尊
也春秋傳曰尊以魯壺雉彝雉屬印鼻而長尾 竇
氏曰亦畫雉為飾也虎彝則畫虎也 鄭氏曰大尊太

古之瓦尊也山尊山罍也明堂位曰泰有虞氏之尊也
山罍夏后氏之尊也山罍亦刻而畫之為山雲之形

陳氏曰先王制器或遠取諸物或近取諸身其取之也
有義其用之也以類雞鳥虎雉之彛取諸物也尊耳黃

目取諸身也春祠夏禴彛以雞鳥尊以犧象以雞鳥均
羽物犧象均大物故也秋嘗冬烝彛以耳目尊以著壺

以耳目均人體著壺均無足故也追享朝享彛以虎雉
尊以山大以虎雉均毛物山大约瓦器故也疏曰凡

言酌者皆是沛之可使酌也鄭氏曰鬱齊獻酌獻讀
為摩莎之莎者鬱和柜鬯以醖酒摩莎沛之出其香汁

也禮齊尤濁和以明酌沛之以茅縮去滓也盞齊差清
以清酒沛之而已其餘三齊泛從醴醢沈從盞郊特牲

曰縮酌用茅明酌也醖酒沈于清汁獻沈于醖酒猶明
清與醖酒于舊醴之酒也此言轉相沛成也醖酒盞齊

也明酌酌取事酒之上也明酌清酒醖酒沛之皆以舊
醴酒凡酒謂三酒也滌酌以水和而沛之凡此四者裸

用鬱齊朝用醴齊饋用盞齊諸臣自昨用凡酒唯大事
于太廟備五齊三酒也王介甫曰縮酌以茅縮之而後酌

不縮也獻之而已醴齊不沈也縮之而已盞齊則沈之
而已小傳云獻讀如獻莫重於裸之獻鬱齊唯裸用

之於獻最重也鄭氏曰存省也謂大遣時奠者朝夕乃徹
也旅者大故之祭也亦存其奠彛則陳之不即徹也

司几筵

下士二人府二人史一人徒八人

鄭氏曰几憑以為安者 疏曰九敷席之法初在地一

重即謂之筵重在上者皆謂之席其實一物也 王先

生曰詩云肆筵設席授几有緝御則知筵鋪於下席加

於上所以為位也又設几以為之憑優尊者也

掌五几五席之名物辨其用與其位九大朝覲大饗射几

封國命諸侯王位設黼依依前南鄉設莞筵紛純加纁席

畫純加次席黼純左右几祀先王昨席亦如之諸侯祭

祀席蒲筵纁純加莞席紛純右彤几昨席莞筵紛純加纁

席畫純筵國賓于牖前亦如之左彤几甸役則設熊席右

漆几凡喪事設葦席右素几其拍席用荏黼純諸侯則紛

純每敷一几几吉事變几凶事仍几於豆反卿許是反

之粉純章反反纁讀為藻率之藻昨並讀

鄭氏曰五几左右王彤彤漆素五席莞纁次蒲熊也其

用與位所設之席及其處斧謂之黼其繡白黑采以絳

帛為質依其制如屏風然於依前設席 薛氏曰畫斧

無柄設而不用也 陳氏曰剛斷者先王之所沉潛非

嚮而上之也故其黼依設於後席用黼純設於下中衣

繡黼設於中六服以黼為後其意同也 王氏曰設於

地上為筵加於筵上為席故有筵始加以席也 陳氏

曰尔雅曰莞苻離郭璞曰西人呼蒲為莞莞小蒲席也

鄭司農曰純緣也粉謂白繡也 鄭氏曰纁席削蒲莖

展之編以五采若今合歡矣畫謂雲氣也次席挑枝席
有次列成文左右設几優至尊也 陳氏曰五几貴於
玉几書之四几莫重於華玉几几所憑以安者也王於
朝覲會同立而不坐曲禮曰天子當依而立曰覲當宁
而立曰朝明堂位曰天子負斧依而立非有所憑也然
必設几者鄭氏釋大宰謂立而設几優至尊也荀卿曰
周公負依而坐諸侯趨走堂下得非所聞者異歟 鄭
曰昨席謂王祭祀及受酢之席尸卒食王酌尸之卒爵
祝受之又酌授尸尸酢王於是席王於戶內后諸臣致
爵乃設席 疏曰祀先王席及其酢席皆如上三種也
王氏曰諸侯祭祀席用蒲筵以蒲草為筵也績純績采

色為緣也右彫几以几之彫刻者設於右 疏曰昨席
諸侯酌尸尸酢主君之席 王先生曰天子昨席與祭
祀之席同諸侯酢席與祭祀之席異蓋以天子之尊可
與鬼神同其席諸侯則否矣亦猶天子之昨酒與鬼神
同尊諸臣之昨酒與之異尊昨席昨酒其不同如此
鄭曰國賓謂諸侯來朝卿大夫來聘 王氏曰儀禮鄉
飲酒之禮主人在阼階賓在戶牖則此乃設席於戶牖
間也左彫几几以赤為飾而設於左 薛氏曰凡生人
几在左鬼神几在右即右彫几之類是為鬼神設若此
左彫几是為生者設 陳氏曰司几筵之席莫貴於次
席而次席黼純書之席莫貴於蔑席而蔑席亦黼純孔

安國以蔑席為挑枝席鄭氏亦以次席為挑枝席蓋亦有所傳然也司几筵王筵莞而無蒲純有黼而無績諸侯筵有蒲與莞席有莞纁而無次純有績而無黼則割制之義又王之所獨也禮器曰禮有以多為貴者天子之席五重諸侯三重大夫再重郊特牲曰大饗君三重席而酢焉而司几筵王之席三諸侯之席二卿飲御射大夫士一而已不同何哉詩曰肆筵設席注以謂設席重席也蓋古者諸侯以上席皆重設筵單而已故曰敷重篋席敷重底席則王之次席纁席皆重焉與蒲席而三與莞筵而五諸侯纁席亦重焉與蒲筵而三其數適與禮器合矣 又曰王師田掌次設重亦重案司几

筵設篋席皆野外之禮也蓋大田簡衆大役任衆泣之

不可以無威故席以熊皮設之 鄭氏曰王田祭表貉

所設席也 王氏曰漆几以漆為飾而設於右 鄭氏

大曰喪事几奠也 陳氏曰蓋席麗於棊 鄭氏曰棊似

葦而細者 疏曰棊蓋席不入五席之數以喪事非常

也 鄭氏曰鄭司農云柏席迫地之席葦居其上或曰

柏席載黍稷之席玄謂柏席棊字磨滅之餘棊席藏中

神坐之席也 疏曰燾燾覆也棺在殯則棊燾既窆則

加見皆謂覆之周禮雖合葬及同時在殯皆異几體實

不同祭於廟同几精氣合也吉事變几者主祭宗廟裸

於室饋食於堂繹於祊每事易几神事文示新之也仍

因也凶事謂凡奠凡朝夕相因喪禮略也

天府

上士一人中士一人府四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鄭氏曰府物所藏也言天者尊之也疏曰天府在此

者其職掌祖廟之守藏大祭祀則出而陳於廟庭故亦

列於此

掌祖廟之守藏與其禁令凡國之玉鎮大寶器藏焉若有

大祭大喪則出而陳之既事藏之凡官府鄉州及都鄙之

治中受而藏之以詔王察羣吏之治上春釁寶鎮及寶器

凡吉凶之事祖廟之中沃盥執燭季冬陳玉以貞來歲之

蠲惡若遷寶則奉之若祭天之司民司祿而獻民數穀數

則受而藏之守手又反藏才良乃
中丁仲反盥音管

鄭氏曰祖廟始祖后稷之廟其實物世傳守之若魯寶

王大弓者疏曰公羊傳曰寶者何璋判白弓繡質是

世傳守者也所守藏即下文玉鎮以下也鄭氏曰玉

鎮大寶器玉瑞玉器之美者王氏曰左傳曰諸侯之

封皆受明器於王室以鎮撫其社稷則所謂玉鎮者美

玉之可以為鎮者也記曰崇鼎貫鼎大璜封父龜天子

之器也所謂大寶器者亦類此鄭景望曰大祭大喪

則出而陳之胡文定曰古者寶玉世守罔敢失墜以昭

先祖之令德存肅敬之心告終易代若顧命之陳寶赤

刀大訓洪璧琬琰在西序大玉夷玉天球河圖在東序

亂之舞衣大具鼗鼓在西房允之弓和之戈垂之竹矢
在東房非直陳列以爲美觀也先王所寶傳及其身能
全而歸之則可以免矣夫以一器一物傳於先王者
猶謹如此况神器之大者乎湯有典寶之作其以祖宗
之物所當常寶而無德則失亦不可常乎是義也於周
顧命尤詳 鄭氏曰治中謂其職治薄書之要以察群
吏之治所當黜陟者上春孟春也釁謂殺牲以血血之
劉氏曰上春釁之季冬陳之所以示其神使後世弗敢
惰其守焉 鄭氏曰吉事四時祭也凶事后王喪朝于
祖廟之奠 劉氏曰沃盥使至敬以奉之也執燭使用
明以省之也所以開王之敬悚耳 鄭氏曰貞問也問

歲之美惡於龜大卜賊大貞之屬陳玉陳禮神之玉
王先生曰天府云凡國之王鎮大寶器藏焉典瑞又云
掌玉瑞玉器之藏何也蓋天府所藏以爲國之寶典瑞
所藏以爲國之用故天府言若遷寶則奉之而典瑞特
言凡玉器則共奉之而已此二官所以異也 鄭氏曰
司民軒轅角也司祿文昌第六星或曰下能也 王氏
曰天之司民所以制民之生死也而民數有登下司祿
所以制穀之凶豐也而穀數有多寡孟冬既祭司民司
祿而後獻其數于王王拜受之藏于天府所謂天實司
之也然則天府之所掌凡以奉承天之所爲而已 林
氏曰歲獻民數穀數最爲致太平之要務 管子曰制

國以為二十一工商之鄉六士鄉十五三分其制而言
 之即所謂七民而五農夫二工商也先王所以為此者
 非它為欲等其民數穀數使之本末相當用為平歲之
 經制故尔至於水旱不虞之至則必有儲蓄以待之三
 年耕必有一年之蓄三十年之通必有十年之儲國有
 十年之儲則謂之太平故曰歲獻民數穀數最為致太
 平之要務者也嘗攷古之民數實見於九官之所治九
 功之所歌大禹謨之于朝周公書之于冊仲尼式其版
 孟子陳其道觀其所以諷齊梁滕魯之君與夫荅北宮
 錡之問畢戰之問者率此志也然則自古在昔先民有
 作其所以經綸圖回以富邦國以生萬民者其要實在
 乎此孰謂其可忽而不思以坐視天民之窮哉 王先
 生曰天府所藏國之寶器也然國之所寶豈止於玉哉
 官府州鄉都鄙之治中國之寶也民數穀數國之寶也
 賢能之書國之寶也是知成周之時以政事為寶以人
 民為寶以民食為寶以賢能為寶夫天府所藏非特寶珠
 玉而已然賢能之書登于天府又見於鄉大夫而此不
 見者互文也

典瑞

中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胥一人徒十人

鄭氏曰瑞節信也典瑞若今符璽節 疏曰在此者其
 職掌玉瑞玉器之藏玉瑞祭時所執玉器所以禮神雖

有餘事以事神為主在此宜也

掌玉瑞玉器之藏辨其名物與其用事設其服飾王晉大

圭執鎮圭纁籍五采五就以朝日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

執躬圭纁皆三采三就子執穀璧男執蒲璧纁皆二采再

就以朝覲宗遇會同于王諸侯相見亦如之瑑圭璋璧琮

纁皆二采一就以頌聘纁才纁反晉讀為摺紳之摺纁為

轉反頌
它平反

鄭氏曰人執以見曰瑞禮神曰器服飾服王之飾謂纁

籍也晉插之於紳帶之間薛氏曰大圭天子之笏也

天子執鎮圭猶羣臣之有摯晉大圭猶羣臣之有笏

陳氏曰管子曰天子以玉笏朝日王氏曰纁籍五采

五就備文德也以下降殺焉采色一成謂之就鄭司

農云五就五匝也一匝為一就陳氏曰曲禮曰執玉

有籍者則褻無籍則襲左氏曰藻率鞞鞞昭其數也鄭

氏謂纁所以薦玉木為中幹用葦衣而畫之廣袤如其

玉之大小蓋玉之藉以纁而纁之長祗玉采以象文之

德就以象文之成君子以貞剛之質存乎內而以柔順

藉之於外又有文焉然後可以行禮矣王五采五就色

不過五也公侯伯皆三采三就降殺以兩也子男二采

而大夫聘玉亦二采者禮窮則同也纁或作藻冕纁織

絲為之則圭纁亦然鄭氏與杜預皆謂以韋為之無據

也纁可垂可屈則廣於玉矣鄭氏謂各祗其玉之大小

亦無據也圭纁皆有組以繫之聘禮所謂皆玄纁繫長尺絢組是也璧纁亦然春秋傳所謂楚康王再拜皆壓璧紐是也鄭氏曰王朝日者示有所尊訓民事君也天子常春分朝日秋分夕月觀禮曰拜日於東門之外三采朱白蒼二采朱祿也鄭司農云以圭璧見于王觀禮曰侯氏入門右坐奠圭再拜稽首侯氏見于天子春曰朝夏曰宗秋曰覲冬曰遇時見曰會殷見曰同諸侯亦執圭璧以相見故邾隱公朝于魯執玉高其容仰王先生曰頒聘者諸侯遣臣時聘及殷眺於天子也亦兼侯國自相眺聘之禮疏曰此遣臣行聘問之所執者若本君親自朝所執上文桓圭以下是也遣其臣聘

不得用君之圭璧無桓信躬蒲穀之文直琢之而已琢

有沂鄂琢起劉氏曰琢爲沂鄂又特二采一就示降

於其君也疏曰圭以聘天子與諸侯而璧享之璋以

聘后夫人而琮享之王氏曰圭銳以象君之用璧圓

以象君之體皆陽也璋則半圭琮禮地之器皆陰也聘

禮曰賓襲執圭致命公襲受玉于中堂賓揚奉帛加璧

享公受幣又曰聘于夫人禮用璋享用琮

四圭有邸以祀天旅上帝兩圭有邸以祀地旅四望裸圭

有瓚以肆先王以裸賓客圭璧以祀日月星辰璋邸射以

祀山川以造贈賓客土圭以致四時日月封國則以土地珍

圭以徵守以恤凶荒牙璋以起軍旅以治兵守璧羨以起度

駟圭璋璧琮琥璜之渠眉疏璧琮以歛尸穀圭以和難以聘

女琬王以治德以結好琰圭以易行以除慝鄭丁禮反射食

亦反造七報杜子春云珍當為鎮守手又反慝吐得反

鄭氏曰鄭司農云四圭有邸者圭末四出於中央為璧

圭著於四面一玉俱成爾雅曰邸本也圭本著於璧也

或說四圭有邸有四角也邸讀為抵欺之抵王氏曰邸

邸夫天地皆稱祀神之也神之則其劉氏曰天以一氣

為四時生萬物者也五方帝者四時之宰也易曰帝出

乎震是也四圭有邸以象四時而本出於一氣也五帝

而本自於一天也鄭氏曰兩圭儻而同邸以象地數

二也疏曰王制註云則同儻謂兩足相向兩圭亦

以劉氏曰聖人作易二畫為坤以象地之形氣所以

兩圭有邸法坤之義焉註曰大宗伯國有大故則旅

上帝及四望是也裸之言灌也瓚如繁其柄用圭有流

前注詩曰邸彼玉瓚黃流在中國語謂之鬯圭肆解牲

體以祭因以為名於始獻酌奠時灌之也小傳云肆猶旅

宗伯曰以肆獻裸享先王謂大禘時也雖禘之疏曰

人生飲酒亦曰裸以裸賓客則大行人云上公再裸侯

伯一裸之等是已陳氏曰惟天地之神無所用裸故

典瑞裸圭止於先王玉人裸圭止於祀廟則天地無裸

可知禮曰諸侯賜圭瓚然後為鬯詩曰釐尔圭瓚拒鬯

一卣而魯晉之國皆用焉以其有功於民也祭統所謂

君執圭瓚裸尸大宗執璋瓚亞裸此諸侯用圭瓚之禮也周衰禮廢而臧文仲以鬯圭如齊告糴豈知先王所以康周公之意哉 鄭氏曰圭璧圭其邸爲璧取殺於上帝璋其邸而射取殺於四望射剡也 王氏曰日月星辰麗於天者皆陽類故祀以圭璧山川麗於地皆陰類故祀以璋邸射璋邸必象射之貫以山川通氣故也致稍餼於諸侯造館贈之亦以璋邸射蓋山川爲國阻固賓客爲國杆蔽其用同物亘矣 鄭氏曰土圭以致四時日月者度其影至否以知其行得失冬夏以致日春秋以致月土地猶度地也封諸侯以土圭度日影觀分寸長短以制其域所封也 王氏曰以之測天時則

致日月於四時而知其景之長短以之度地域則建國以封諸侯而知其域之大小 鄭氏曰鎮圭王使之瑞節也其制大小當與琬琰相依王使人徵諸侯憂凶荒之國則授之執以往致王命焉如今時使者持節矣凡瑞節歸又執以反命以徵守者以徵召守國諸侯若今時徵郡守以竹使符也 王氏曰鎮圭取鎮四方之義諸侯在四方爲王鎮禦故徵諸侯以之 鄭氏曰恤者開府庫振救之凶荒則民有遠志故以此鎮安之也牙璋亦王使之瑞節 鄭司農云牙璋塚以爲牙牙齒兵象故以牙璋發兵若今時以銅虎符發兵 鄭氏曰兵守用兵所守若齊人戍遂諸侯戍周璧美美者不圓之

兌蓋廣徑八寸袤一尺以起度 疏曰璧體圓本徑九寸今言羨則減旁一寸以益上下則上下長一尺也 鄭氏曰駟讀為組以組穿聯六玉以歛尸圭在左璋在首琬在右璜在足璧在背琮在腹蓋取象方明神之也 疏璧琮者通於天地 疏曰渠眉者六玉兩頭皆有孔又於兩孔之間為溝渠兩畔稍高為眉塚 劉氏曰王者之孝莫大於嚴父而配天故其歛也以禮天地四方之六器為之 王氏曰穀圭亦王使之瑞節如穀璧之文列國之君相為怨仇王遣臣以和其難則用穀圭取其信善之義也春秋宣四年公及齊侯平莒及郟是已男女之合取其不失性而生生不窮之義故用穀圭士

昏禮曰士大夫幣用元纁天子加穀圭是已 陳氏曰

琬圭園而宛之琰圭剡而有鋒園而宛之仁也故以治德結好剡而有鋒義也故以易行除慝 註曰琬圭琰圭皆王使之瑞節也琬圭無鋒芒諸侯有德王命賜之使執瑞圭以致命焉結好以結諸侯之好也琰圭有鋒芒傷害征伐誅討之象諸侯有為不義者使者征之執以為瑞節焉 二鄭王氏曰易行詰責之使改過除慝誅伐之以正其罪

大祭祀大旅凡賓客之事共其玉器而奉之大喪共飯玉含王贈玉凡玉器出則共奉之 飯扶晚反含尸暗反 鄭氏曰大祭祀大旅賓客共其玉器而奉之玉器若四

主裸主之屬大喪共飯玉碎玉以雜米也含玉柱左右
含鬚及在口中者贈玉蓋璧也贈玉有束帛六幣璧以帛
天王氏曰凡玉器出則共奉之謂凡出玉器以用皆共其
物而奉之非特大祭大旅賓客之事而已也

典命

中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胥一人徒十人

鄭氏曰命謂王遷秩羣臣之書

掌諸侯之五儀諸臣之五等之命上公九命為伯其國家
宮室車旗衣服禮儀皆以九為節侯伯七命其國家宮室
車旗衣服禮儀皆以七為節子男五命其國家宮室車旗
衣服禮儀皆以五為節王之三公八命其卿六命其大夫

四命及其出封皆加一等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亦
如之凡諸侯之適子誓於天子攝其君則下其君之禮一
等未誓則以皮帛繼子男公之孤四命以皮帛眡小國之君
其卿三命其大夫再命其士壹命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
各眡其命之數侯伯之卿大夫士亦如之子男之卿再命
其大夫壹命其士不命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各眡其命
之數適丁歷反

鄭氏曰五儀公侯伯子男之儀五等謂孤以下四命三
命再命一命不命也或言儀或言命互文 疏曰掌諸
侯之五儀即是據五等之爵為五耳是以有命同而爵
或異也諸臣鄭以為諸侯之臣者以此經諸臣在諸侯

亦故也五等則據命而言之若其爵則孤卿大夫士四等也鄭氏曰上公謂王之三公有德者加命為二伯二王之後亦為上公王氏曰傳曰名位不同禮亦異數上公九命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皆以九為節則國之城方九里宮之步方九百貳車九乘建常九旂冕服九章執圭九寸樊纓九就介九人礼九牢朝位賓主之間九十步凡皆以九為節也自上公而下降殺以兩故侯伯七命子男五命其數亦以七以五為節蓋禮文之數賤其命而制之也王制曰三公一命衮若有加則賜也次國之君不過七命小國之君不過五命亦若此也鄭氏曰王之公八命卿六命大夫四命及出封

皆加一等者中封出畿內封於八州之中加一等者有德也大夫為子男卿為侯伯其在朝廷則亦如命數耳王之上士三命中士再命下士一命雜說古之用人更出迭入初無內外之事故王朝之公卿即外之諸侯為之外之諸侯即內之公卿大夫也出入均勞故皆不見其輕重春秋時猶畧有此意鄭武公父子並為周司徒滕侯以為我周之卜正號公鄭伯並為王卿士宋以蕭封人為卿猶有古意王氏曰三公八命加一等則九命而為上公卿六命加一命則七命而為侯伯大夫四命加一等則五命而為子男蓋近於王則其勢有所屈遠於王則其勢有所伸故也不言孤則與卿同六命

矣 疏曰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亦如之者亦如
上經以命數爲差 王介甫曰公侯伯子男之命以九
以七以五皆陽數人君故也公卿大夫之命以八以六
以四皆陰數人臣故也自三命以下則已卑故雖陽數
亦以命人臣 鄭氏曰誓猶命也言誓者明天子既命
以爲之嗣樹子不易也春秋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
行國君之禮是也公之子如侯伯而執圭侯伯之子如
子男而執璧子男之子與未誓者皆次小國之君執皮
帛而朝會焉其實之皆以上卿之禮焉 王氏曰古者
繼世以立諸侯象賢也則諸侯之適子雖有繼立之義
而謂之象賢則非徒立之也謂其賢足以繼世天子乃

誓而命之也夫立適之有先王所以防僭亂也諸侯之適
子攝其君則君或老疾故也誓於天子則已成其爲君
之嗣故攝其君以行禮則降一等焉避國君之正也若
公之子則祗侯伯之禮侯伯之子則祗子男之禮不敢
備其君之正禮也未誓則未有爲諸侯之義故以皮帛
繼子男同於孤之禮也雖上公之子未誓亦然所以正
名分而尊天子之命也 鄭氏曰上公九命得置孤卿
一人視小國之君者列於卿大夫之位而禮如子男也
鄭司農云春秋傳曰列國之卿位當小國之君固周制
也玄謂王制曰大國四三卿皆命於天子下大夫五人上
士二十七人次國二卿二卿命於天子一卿命於其君

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小國二卿皆命於其君下
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 王氏曰上公九命則其臣
命之隆者亦不得等其君命之半故孤四命而已侯伯
七命故其卿三命子男五命故其卿再命以次大夫士
命數各相降殺焉

司服

中士二人府二人史一人胥一人徒十人

雜說典瑞典命司服九士六人中車典路車僕司常九
大夫二人士四十六人九節瑞典命數服飾車旗之用所
以表章尊卑而寓之數皆典禮之大者也漢制車乘主
於太僕符璽屬於少府瑞止璽印佩止綬綬服物車旗

之章亦多依戎事務便利凡古所以辨班服之等悉隨
略而不講其存者非其文具則徒法也而非所以爲禮
漢因不改於是數者分於有司而大常特爲儀不與政
通矣自北齊置主爵其改爲司封則秩命歸於吏部自
魏晉置駕部則車駕歸於兵部自隋置殿中監而尚輦
又別領於內省至此併漢失之是焉暇治禮耶 雜說
司服掌王及卿大夫之服弁師掌其弁冕而皮屨絲屨
皆藏於天官之屬既成而頒焉蓋冢宰制國用宗伯授
之以供服御漢初有御府令掌御衣服東西織室亦有
令各屬少府費悉出於禁令不以調大農而齊三服官
亦至作服輸不過十笥其後浸侈齊官至數鉅萬而東

西織室不別為令以其丞屬御府蓋稍省約晉宋御府
改為中署然則自漢以下所謂禮部大常尚無重與服
冕之辨况制自家宰乎 李氏曰凡人耳目之欲雖窮
壯極麗猶未足以厭之也先王因人情而制之以為貴
賤等級使貴者得以逞賤者無所覲則上下有體而朝
廷以尊費用有節而財力不乏至於庶民亦有以防之
故大司徒以本俗六安萬民六曰同衣服謂雖有富者
衣服不得獨異也不然則人可以僭上上下一體則朝
廷不尊費用無節則財力乃乏亂患所以作禮遜所以
衰也

掌三之吉凶衣服辨其名物與其用事王之吉服祀是矣

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身先王則衮冕身先

公饗射則鷩冕祀四望山川則毳冕祭社稷五祀則絺冕

祭羣小祀則玄冕凡兵事韋弁服眡朝則皮弁服凡甸冠

弁服凡凶事服弁服凡弔事弁經服鷩必滅反又府弊反
毳昌銳反甸音田

疏曰王吉服有九大裘以下是也凶服即下文凶事與

弔事是也 王氏曰其名其物其所用事皆不同即下

文是 竇氏曰王吉服有九冕服六弁服三 薛圖云

服飾於下陰也冕飾於上陽也故弁師之冕五而已猶

王后之服六而追師之首飾三而已 鄭氏曰六服同

冕者尊首飾也 疏曰六服服雖不同首同用冕但冕

名雖同其旒數各有異 竇氏曰衮冕十二旒鷩冕九

旒毳冕七旒絺冕五旒玄冕三旒 鄭司農司裘註曰
大裘黑羔裘服以祀天示質也 陳祥道曰按周禮司
服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享先王
則衮冕享先公饗射則鷩冕祀四望山川則毳冕祭社
稷五祀則絺冕祭羣小祀則玄冕是冕服有六服也註
家惑於司裘掌爲大裘以共王祀天之服又弁師所掌
者五冕而已遂以大裘之冕蓋無旒不聯數也是不知
先王祀天以冬至之日爲正而裘又服之本故取其質
而言之猶之朝服緇衣則羔裘而詩特稱羔裘如濡蜡
服黃衣皆狐裘而詩特稱狐裘以朝則裘之大者未嘗
無衣也蓋王之祀天內服大裘以因其自然外被龍裘

以致其文飾龍裘所以襲大裘也元豐間 仲宗問陸
佃大裘佃對以記曰裘之楊也見美也服之襲也充美
也禮不盛服不充故大裘不楊則襲裘可知也又曰郊
之日王被裘以象天戴冕藻十二旒則天數也是則大
裘襲裘可知大裘襲裘則戴冕藻十有二旒可知 神
宗稱善詔有司制黑羔爲裘而被以裘由此觀之大裘
之冕無旒非也或者又曰祀天服大裘乘素車器用陶
匏器用䟽布杓用禪牲用擯凡皆以爲德產之致精微
盡天下之物無以稱其德故特報以內心之誠而已所
謂至敬無文者歟蓋先王之祀天有文以示外心之勤
有質以示內心之敬故因丘掃地陶匏葦結之類此因

其自然以示內心之敬者也執鎮圭而用纁藉之采就
旂龍章而設日月之飾八變之音四圭之邸此因其文
飾以示外心之勤者也然則內服大裘以因其自然外
被龍衮戴冕藻以致其文飾然後祀天之禮及矣不特
此也以神事之則有五齊以人養之則有三酒至敬不
壇而有壇焉禮曰泰壇郊天是也至質不裸而有鬯焉
大宗伯泣玉鬯記親耕粢盛秬鬯以事上帝是也祀天
之禮孰謂一於無文哉 鄭氏曰鄭司農云衮卷龍衣
也玄謂書曰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
績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此古者冕服十二章舜欲
觀焉至周而以日月星辰畫於旌旗所謂三辰旂旗躬

其明也而冕服九章登龍於山登火於宗彝尊其神明
也九章初一日龍次二曰山次三曰華蟲次四曰火次
五曰宗彝皆畫以為績次六曰藻次七曰粉米次八曰
黼次九曰黻皆絺以為繡則衮之衣五章裳四章凡九
章也 陳氏曰九章以法陽數左傳臧僖伯曰三辰旂
旗昭其明也火龍黼黻昭其文也子太叔曰為九文六
采五章以奉五色夫僖伯言服止於火龍黼黻太叔言
色止於九文則周之衮冕止於九章而無日月星辰明
矣 鄭氏曰鷩畫以雉謂華蟲也 竇氏曰其衣三章
自華蟲始裳亦四章凡七 鄭氏曰先公謂后稷之後
大王之前不窋至諸鬻饗射享食賓客與諸侯射也

陳氏曰先公尊矣所服止於此者非早於先王以為祭則各以其服授尸尸服如是而王服衮以臨之非所以為敬故弗敢也然則饗射亦以鷩冕者王朝覲諸侯以衮冕故饗與賓射亦鷩冕祭祀以衮冕故大射亦以鷩冕以饗與賓射殺於朝覲而大射殺於祭祀故也 鄭氏曰毳畫虎雉謂宗彝也 陳氏曰毳冕五章說文毳獸細毛也宗彝有虎雉之飾而毳又有宗彝之章故書謂之宗彝周禮謂之毛毳冕王祀四望山川之服也詩云毳衣如茨毳衣如瑤劉熙釋名以毳為藻鄭司農以毛毳為爵衣與宗彝之制不合不足信也 竇氏曰其衣三章宗彝藻粉米裳二章黼黻凡五也 鄭氏曰希刺粉

米無畫也其衣一章裳二章凡三章也 陳氏曰希冕

之服非早於饗射也以其社稷五祀正於利人故衣粉米而巳謂之希以其章少故也鄭氏以希為絺以絺為刺謂希刺粉米無畫然畫陽事也在衣縹陰功也在裳希衣之粉米固亦畫矣縹而不畫則與餘章之在衣者不類其說非也唐以希冕為 鄭氏曰玄衣無文裳刺黻

而已是以謂玄焉凡冕服皆玄衣纁裳 王先生曰王

之吉服其弁服三三服不同同用弁亦尊首飾 鄭氏

曰畫弁以韎韁為弁又以為衣裳春秋傳曰晉卻至衣

韎韁之跗注皮弁之服十五升白布衣素積以為裳也

眡朝眡內外朝之事也王受諸侯朝覲則衮冕 陳氏

曰玉藻天子皮弁以日眡朝 薛氏圖云韋弁一名爵

弁詩曰韎韍有奭以詐六師士冠禮曰爵弁服韎韍則

凡兵事韋弁服固爵弁也冠弁服弁亦皮弁也蓋上文
言眡朝則皮弁服下文言凡弔事弁經服弁經亦皮弁
而加環經則冠弁服服皮弁明矣郊特牲曰皮弁素服
而祭素服以送終也此凡凶事冠皮弁服之證也春秋
傳曰衛獻公射鴻于囿二子從之不釋皮冠而與之言
又曰皮冠以招虞人此凡田事服皮弁服之證也鄭氏
謂冠弁委貌其服緇布衣亦積素以為裳服弁喪冠也
其服斬衰齊衰弁經者如爵弁而加環經皆非是喪服
小記曰諸侯弔必皮弁錫衰弁師曰王之弁經弁而加
環經此弁經服皮弁而加環經之證也韋弁爵弁也故
弁師有韋弁而無爵弁冠弁服弁皆皮弁也故弁師有

皮弁而無冠弁服弁鄭氏謂不言冠弁冠弁兼於韋弁
皮弁不言服弁服弁自天子以下無飾無等又誤矣

凡妻為天王斬衰為王后齊衰王為三公六卿錫衰為諸
侯總衰為大夫疑衰其首服皆弁經大札大荒大裁素服
其為奸偽反

景昏義曰天子脩男教父道也后脩女順母道也故天子
之與后猶父之與母也故為天王服斬衰服父之義也
后服齊衰服母之義也鄭司農云錫麻之滑易者十
五升去其半有事其布無事其縷總亦十五升去其半
有事其縷無事其布疑衰十四升王氏曰總又輕於
錫以總有縷數故也疑又輕於總言擬於吉鄭氏曰

三者皆君為臣服弔服也鄭氏曰大札疫病也大荒
飢饉也大裁水火為害君臣素服縞冠若晉伯宗哭梁

山之崩也

公之服自衮冕而下如王之服侯伯之服自鷩冕而下如

公之服子男之服自毳冕而下如侯伯之服孤之服自希

冕而下如子男之服卿大夫之服自玄冕而下如孤之服

其凶服加以大功小功士之服自皮弁而下如大夫之服

其凶服亦如之其齊服有玄端素端其齊側皆反

王氏曰凡諸侯之服各耻其命之數上公九命故其服

九章自衮冕以下如王之服侯伯七命故其服七章自

鷩冕而下如公之服子男五命故其服五章自毳冕而

下如侯伯之服孤之服自希冕而下如子男之服自此

以下皆諸侯之孤卿大夫士也公之孤四命故其服三

章希冕而下如子男之服公侯之卿皆三命其大夫皆

再命子男之卿再命則其服一章而已故自玄冕而下

如孤之服公侯伯之士同一命子男之士不命則其服

無章數其首服以皮弁故曰士之服自皮弁而下如大

夫之服則玄衣纁裳而已疏曰以上公自衮冕以下

差次如之上得兼下下不得僭上也鄭氏曰天子諸

侯斬齊而已卿大夫加以大功小功士亦如之又加緦

焉陳氏曰其齊服有玄端素端上言諸侯卿大夫之

服而繼之以此則非特士之齊服也王氏曰玄端則

玄冠也素端素冠也齊則無為以待事也故其冠以玄
與素而已凡吉禮之致齊皆玄端而凶禮皆素端矣玉
藻曰玄冠丹組纓諸侯之齊冠也玄冠素組纓士之齊
冠也詩曰既見素冠兮陳氏曰謂之端者衣袂與祛廣
也劉定公曰吾端委以治人董安于曰吾端委委隨宰
冠者此施於

凡大祭祀大賓客共其衣服而奉之大喪共其復衣服歛
衣服奠衣服歛衣服皆掌其陳序廡虛金反

鄭氏曰奉送之也送之於王所 王氏曰復衣服始死
復魂之衣服歛衣服則大歛小歛皆有衣服 鄭氏曰
奠衣服坐土奠衣也歛衣服藏於槨中也

典祀

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胥四人徒四十八
掌外祀之兆守皆有域掌其禁令若以時祭祀則帥其屬
而脩除微役於司隸而役之及祭帥其屬而守其屬禁而
蹕之蹕音畢

王氏曰有國中之祀有國外之祀所謂外祀國外之祀
也小宗伯所謂兆五帝於四郊四望四類亦如之兆山
川丘陵墳衍各因其方是已故鄭氏以外祀為所祀於
四郊者 鄭氏曰域兆表之塋域帥其屬其屬胥徒也
徵召也役之作使之 劉氏曰屬則遷列之不使人犯
蹕則禁止之不使人行 王氏曰將祭之前帥其屬而

脩除之以致其繁及祭之日帥其屬而禁止之以致其嚴此先王所以事天地神祇之義也

守祧他堯反

奄八人女祧每廟二人奚四人

王先生曰夫去廟為祧去祧為壇去壇為墀是毀廟之主為祧廟也文武在七廟之中為百世不遷之廟謂之為祧得乎 陳氏曰廟所以象生之有朝也寢所以象生之有寢也建之觀門之內不敢遠其親也位之觀門之左不忍死其親也家語曰天子七廟諸侯五廟自虞至周之所不變也故虞書禋于六宗以見太祖周官守祧八人以蕪姜嫄之宮則虞周七廟可知矣

掌守先王先公之廟祧其遺衣服藏焉若將祭祀則各以其服授尸其廟則有司脩除之其祧則守祧黜聖之既祭則藏其隋與其服黜於料反聖烏洛反

疏曰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 王先生

曰毀廟為祧鄭氏曰遷主所藏曰祧先公之遷主藏于

以文武鄭氏曰遺衣服大歛之餘也 王氏曰遺衣

服藏焉豈特以其常服之衣服為不可褻而忘也亦所

以示其體物而不遺之意也 鄭氏曰以服授尸尸當

服卒者之上服以象生時 陳氏曰古人事死如事生

事亡如事存凡祭祀必立尸豈特宗廟哉 鄭氏曰廟

祭此廟也祧祭遷主也脩除黜聖互言之有司恒主脩

除守祧恒主黜聖黜黑也聖白也爾雅曰地謂之黜墻
謂之聖墻尸所祭肺脊黍稷之屬藏之以依神 疏曰此
與祭地埋之同義

世婦

每宮御二人下大夫四人中士八人女府二人女史二人
奚十有六人

鄭氏曰世婦后宮官也漢始大長秋詹事中少府太僕
亦用士人 疏曰名世婦者以其主婦人之事王后以
下至女御言世婦舉中以為名也王后之六宮每宮御
二人則十二人也

掌女宮之宿戒及祭祀比其具詔王后之禮事帥六官之

人共盥盛相外內宗之禮事大賓客之饗食亦如之大喪
比外內命婦之朝莫哭不敬者而苛罰之凡王后有擇事
於婦人則詔相凡內事有達於外官者世婦掌之 鄭司農
比讀為

九本又作庶又毗志
反相息亮反莫音暮

鄭氏曰女官刑人給宮中者宿戒當給事豫告之齊戒
也 王氏曰比其具則次序祭祀所具之物若濯概及
案盛之類 鄭氏曰詔王后之禮事薦徹之節也師六
宮之人共案盛帥世婦女御也 王氏曰外宗凡外女
之有爵者內宗凡內女之有爵者其職主於佐后世婦
亦從而相其禮事 疏曰賓客饗食王后亦有助王饗
賓之禮比帥詔相其事同也故云亦如之 鄭氏曰苛

禮也拜拜謝也喪大記曰夫人亦拜寄公夫人於堂上
凡內事有達於外官者世婦掌之主通之使相共授
王先生曰婦人不與外政而內豎云掌內外之通令世
婦云內事有達於外官者何耶蓋雖不與外政然不能
無好事於四方好令於卿大夫但先王之時女謁不行
耳

內宗

凡內女之有爵者

鄭氏曰凡無常數之言也內女王同姓之女謂之內宗
有爵其嫁於卿大夫及士者 李氏曰夫富貴驕人自
然之勢也矧女子生於王族尤易乘勢以輕其家不順

於舅姑不和於室人夫婦之道天地之象人之大倫也
乃由宗室亂之非所以示天下也聖人故以內女外女
謂之內宗外宗列為禮官之屬其職於禮則視必由禮
聽必由禮言必由禮貌必由禮思必由禮視聽言貌思
無不由禮則已之所以為婦者敢有不恭乎觀后之事
宗廟則知所以順其舅姑觀后之饗同姓諸侯則知所
以和其宗人觀后之亞王裸獻則知所以從夫順於舅
姑和於室人而當於夫是故婦順備而內和理內和理
而家可長是所以為王化之基也

掌宗廟之祭祀薦加豆籩及以樂徹則佐傳豆籩賓客之
饗食亦如之王后有事則從大喪序哭者哭諸侯亦如之

凡卿大夫之喪掌其弔臨傳直專反

疏曰婦人無外事唯有宗廟祭祀且薦加豆籩尸卒食

后亞獻尸以加豆加籩為此時薦之也 王氏曰卒食

以樂徹于造所以助氣體之養先王以生事死以存事

亡故祭祀薦豆籩亦以樂焉方其以樂徹豆籩后徹之

內宗內宗傳之外宗外宗傳之有司迭相佐也先王承

賓如承神故饗食賓客雖不入牲其它皆如祭祀則徹

豆籩亦如祭祀也 鄭氏曰王弔臨諸侯而已是以內

宗言卿大夫云 王介甫曰卿大夫之喪掌其弔臨亦

同族故也

外宗

凡外女之有爵者

鄭氏曰外女王諸姑姊妹之女謂之外宗

掌宗廟之祭祀佐王后薦玉豆 賤豆籩及以樂徹亦如之

王后以樂羞盥則贊凡王后之獻亦如之王后不與則贊

宗伯小祭祀掌事實賓客之事亦如之大喪則叙外內朝奠

哭者哭諸侯亦如之 盥音谷與音預

鄭氏曰賤豆籩賤其實也 疏曰羞進也盥黍稷也言

贊不言徹則后薦而不徹也其徹諸官為之故楚茨詩

云諸宰君婦廢徹不遲 劉氏曰凡王后之獻謂朝踐

朝獻及酌尸后皆亞王為三獻內宗亦贊之也若宗伯

攝后祭祀則贊之如贊后之禮焉 鄭氏曰小祭祀謂

在宮中 疏曰祭祀王立七祀七祀之中行中霤司命
大厲是外神后不與唯有門戶竈而已賓客饗食亦掌
事如小祭祀

家人

下大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十有二人徒百
右二十人

鄭氏曰冢封土為丘壠象冢而為之

掌公墓之地辨其兆域而為之圖先王之葬居中以昭穆
為左右凡諸侯居左右以前卿大夫士居後各以其族凡
死於兵者不入兆域凡有功者居前以爵等為封丘之度
與其樹數大喪既有日請度甫窆遂為之尸及窆以度為

丘隧其喪之窆器及葬言鸞車象人及窆執斧以泣遂入
藏凶器正墓位蹕墓域守墓禁凡祭墓為尸凡諸侯及諸
臣葬於墓者授之兆為之蹕均其禁

度待洛反
窆待驗反

劉氏曰公共也先王以下共族葬於此 王氏曰自天

子至於大夫士皆葬於此地其尊卑貴賤左右前後各
有兆域而不可相侵其地形及丘隴所處皆有圖 鄭

氏曰先王造塋者也昭居左穆居右夾處東西 王氏

曰昭穆之序非特施於宗廟而已葬亦有焉此上下尊

卑之分所以嚴而不可亂 東萊曰周公薨成王葬于

畢葬于畢者耐于文武從周家之兆域也 鄭氏曰諸

侯居左右以前卿大夫士居後各以其族者子孫各就

其所出王以尊卑處其前後而亦併昭穆 王氏曰先
王制為合族之禮非特施於生者至於死皆使之以類
相從此仁厚之至篤於親親而民德由之歸於厚矣
註疏凡死於兵者則戰敗無勇投之塋外以罰之凡有
功者居王墓之前處昭穆之中央特顯異之也以爵等
為封丘之度與樹數別尊卑也按春秋緯天子墳高三
仞樹以松諸侯半之樹以柏大夫八尺樹以藥草士四
尺樹以槐又王制云庶人不封不樹 王介甫曰以昭
穆為左右各以其族尚親也凡死於兵者不入兆域尚
德也凡有功者居前尚功也以爵等為封丘之度與樹
數尚貴也蓋先王所以治死者如此 註疏天子七月

而葬葬用下旬既有日既有葬日也甫始也請量度所
始窆之地也始窆時祭以告后土家人為之尸焉隊羨
道也度丘與羨道廣袤所至也共窆器下棺豐碑之屬
也鸞車中車所飾遺車亦設鸞旗象人以芻為人言猶
語也語巾車之官將明器鸞車及象人使行向壙也
王氏曰窆下棺也 鄭氏曰執斧以泣臨下棺也凶器
明器也墓位丘封所居前後也 疏曰墓域上文兆是
也蹕止行人不使近 鄭氏曰禁所為塋限也 伊川
曰嘉禮不野合野合則批稗也故生不野合則死不墓
祭蓋燕饗祭禮乃宮室中事後世習俗廢禮故墓亦有
祭如禮均墓為壇并家人為墓祭之尸亦有時為之非

經禮也舊說爲祭后土則爲尸非也蓋古人祭社之禮更無所在有祭后土之禮南軒曰墓祭非古也體魄則降和氣在上故立之主以祀以致其精神之極而謹藏其體魄以竭其深長之思此古之人明於鬼神之情狀而篤於孝愛之誠實者也然考之周禮則有家人之官凡祭於墓爲尸是則成周盛時固亦有祭於其墓者雖非制禮之本經而出於人情之所不忍而其義理不至於甚害則先王亦從而許之其必立之尸者乃亦所以致其精神而示饗之者非體魄之謂其爲義抑精矣王氏曰凡諸侯及諸臣葬於墓者授之兆授之以所至之域使之自窺窆均其禁則均其地守之禁也疏曰

上文唯見王及子孫之墓地不見同姓異姓之諸侯之墓地故此總見之

墓大夫

下大夫二人中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二十人徒二百人

鄭氏曰墓冢塋之地孝子所思慕之處

掌凡邦墓之地域爲之圖令國民族葬而掌其禁令正其位掌其度數使皆有私地域凡爭墓地者聽其獄訟帥其屬而巡墓厲居其中之室以守之

鄭氏曰凡邦墓之地萬民所葬地族葬各從其親也正其位謂昭穆也疏曰度數丘封之度與其樹數鄭

氏曰古者萬民墓地同處分其地使各有區域得以
葬後相容也凡爭墓地相侵區域也 疏曰墓大夫
下屬官巡行塋限遮列之處故曰巡墓厲 鄭司農曰
居其中之室以守之者有官寺在墓中 劉氏曰聖人
父母其民生則富其衣食而教以仁義死則為之地域
而守其丘樹則為其子孫者有不忠乎君而不服其教
哉周之所以歷年獨永於百王者非無所自矣於乎盛
哉 王介甫曰墓大夫徒二百人豈不多哉然邦墓地
域禁令度數皆掌焉帥其屬巡墓厲居其中之室以守
之則與夫後世人自求地家自置守富則僭而不息貧
則無所歸葬掘墓盜尸斬木之獄不絕於有司其為利

害煩省異矣

職喪

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
四十人

鄭氏曰職主也

掌諸侯之喪及卿大夫士凡有爵者之喪以國之喪禮治
其禁令序其事凡國有司以王命有事焉則詔贊主人凡
其喪祭詔其號治其禮凡公有司之所共職喪令之趣其
事

劉氏曰聖人作五禮者歷驗其民俾趨于中者也而凶
喪之禮下達萬民苟無主執以治其事則有過中而僭

於上者有不及中而遺其親者何以俾民性其情於凶
喪哉故墓大夫者掌庶民之凶禮也職喪者掌諸侯卿
大夫士之喪禮也是以五服有制尊卑異儀殯歛虞祔
葬祭禭含百禮皆有定法不可過也不可不及也故曰
以國之喪禮治其禁令序其事焉凡國有司以王命有
事焉則詔贊主人者此謂王命有司含禭贈賻或弔祭
之則詔贊主人以禮拜命也 鄭氏曰凡其喪祭詔其
號者告以牲號盥號之屬當以祝之 劉氏曰凡公有
司之所共者此謂凶喪在鄉則鄉之有司當共其物在
國則國之有司當共其物各有定制不待王命者則職
喪以奠制令之趣之喪事戒緩也然後凶禮行於萬民

而制度不失其中生者得以盡其哀死者得以盡其禮
王道始終無憾者豈不由於是哉 雜說春秋時戒哀
伯葬之加一等共仲孟穆伯則降之范獻子葬魏舒去
其柏椁趙孟自誓桐棺三寸不誤屬辭其禮必自上制
之盖有功則升之有罪則降之非官府爲之節制則僭
越不恭矣王制曰大夫廢其終身不仕死而以士禮葬
之是其大要也

